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

宋　謝維新　撰

道教門

神仙名義

事類

真人　仙道有十二試皆意之所不悟皆太極真人臨見之也試皆過授以真經青鳥公積四百七十二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太極道君以為仙人不得為｜｜真誥

元君　男之高仙曰真人女曰｜｜

真宅　夫欲修道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有事元事常若元心處靜處諠其志惟一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諠元惡涉事元惱者皆

是真定以无事為丨丨有事為應迹不求惠而惠自生此名真惠定觀經

仙館 易遷童初二宫是男女丨丨之堂丨也其中閒靜東海青童君一年再遊校此有趙素臺者乃漢趙熙女在易遷宫已四百年化形煉景不肯徙自謂天下无復此樂也真誥

積功 丨丨滿千雖有過得仙功滿三百而過不足相補者子仙功滿二百者孫仙子无功德有過便得仙其子孫若无志多過者只得富貴仙不可冀也真誥

修道 丨丨功深已成者自然享六甲行廚有所須舉意即至若素有北夢瑣言

五性 上元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士登山祠神亦為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若從令捨爾丨丨反諸柔善常為陰德救濟死厄不泄精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冀爾令阿母迂大道之重下降蟪蛄之家屈霄虛之靈詣孤鳥之徂子屬之哉漢武帝內傳

九患 學道者有丨丨有志无時有時无友有友无志有志不遇其師遇師不覺覺師不勤勤不守道或志不固固不能久皆人之九患也

七變 大洞者神仙也別有三山三山有七宮七宮有七變朝化為金日中化為銀暮化為銅夜化為光或化為山為水為石謂之七變七變有七經有二十一童子隨之故曰大洞真經讀萬過即得真仙詰真誥

三等 地下主者有丨丨第一散在外舍閒亭不受九宮考制不聞練化之業一百四十年許一進耳二等便得仙階丨丨便得出入易遷童初二府入宴東華臺受學化形淮景易氣三十年棺中骨還附神四十年復如生人五十年位補仙階為上仙矣真誥

餐霞 九華真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惟聞服日實之法未見知丨丨之精丨丨之經甚祕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又曰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妄有磨鏡之石決牖之術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所以精元內喪丹津損竭妄有童面之經還白之法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妄有益精之道延明之經

服日 東華真人丨丨月之象男服日象女服月象一日不廢使人聰明五藏生華太虛真人曰以月五日

夜半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使照一心之內

去尸

欲長生丨三丨三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間罪過使人不壽蓋人身中神欲得人生三尸欲人死人死則散而為鬼歆享祭祀故欲人死也凡人夢與惡人鬬乃尸與人神相戰也太平廣記

食氣

楚詞丨六丨而飲沆瀣注云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秋食淪漢者日沒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司馬相如傳注

胎息

吸丨丨者能不以鼻口噓如在胞胎中初學行氣鼻中引氣而閉之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氣出之及引氣皆不欲令自耳聞其氣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氣而鴻毛不動為度漸習漸增其心數久久可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氣必當以生氣勿以死氣從半夜至日中為生氣從日中至半夜為死氣行死氣元益故行氣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飢渴或可以延年噓水水為之逆流噓火火為之滅但行氣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氣彊難閉且

禁平居恚怒恚怒則氣亂令人發欬葛仙翁每盛暑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氣胎息故耳抱朴子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漱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胎中也內傳

脉望 何諷嘗於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之无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投於火作髮氣莫知其何物也後與方士言歎曰君不見仙命也此名丨丨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便立降可求丹度世也酉陽雜俎

伐毛 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後遊澤中有一黃眉翁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却食服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丨丨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武帝故事

易髓 漢武中王母求度世之術母曰子但愛精握固閉息吞液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液液化為骨行之不倦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丨丨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則成道武帝內傳

遐舉 世人學道貧一丹一藥之功聊固其命倚以修道未能證就避忌尤多三官巡邏攝入鬼錄所以頻改姓名先

用尸解然後進取上法或五岳授事校職仙曹優游人間或至千歳功德升聞却朝玉皇往往丨丨世人无由知也今之仙隱有騰空者服金丹也遐舉之事未可希望或延年不死時其有之

尸解　凡令之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乃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亦丨丨也目光不毀頭髮不脫不失其形骨者皆丨丨也有未斂而失尸者有人形猶在而无復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脫而形去者白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暮之際謂之地下主得真仙誥集仙傳王方平謂蔡經曰汝應得度世但氣少肉多唯可丨丨耳此法須臾如過狗竇中耳經忽身熱因失其尸列仙傳

鬼試　又有丨丨多惑人須定志意熟視其規中珠子濁不明則丨丨也則思七星在頭上以却之若規中方明者仙道人也則拜之不悟則為試不過真誥

僊相　名在瓊簡者目有綠筋名在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札者胷中偃骨名在星書者眼有四規皆上仙也其次鼻如玄山腹有玄丘亦丨丨也真誥

河車　北方正氣名丨丨又仙經云鉛絶河車空所作皆无功鉛失河車絶萬事无所

出又道訣云脅腹腰曲緑黄河水逆流盖擊運法也

仙源 楚莊王時有乞食翁歌曰天庭發雙華丨丨彰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獨宋來子疑其仙人追逐十二年此翁授以中仙之道乞食翁乃西岳真人闕延壽也手為天馬鼻為丨丨真詰

仙椹 扶桑島有木如桑其實如椹九千年一實十洲記

靈瓜 謝玄卿遇神仙見素麟脂班螭髓玄洲白柰空洞丨丨又有瓊飴酒彈八琅之璈叢霄之笙洞陰之磬又作凹鸞轉鳳之舞皆非世間所聞續仙傳

金花 陰真君歌曰北方正氣為河車東方甲乙成丹砂兩情合養為一體朱雀調運生丨丨坡詩注

瑶草 姑射之山帝女死焉化為丨丨山海經又云帝之季女名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精神化為草李善注高唐賦序

崑崙山 司馬相如傳注丨丨丨去中國五萬里廣袤萬里高八萬仞層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天帝之下都也又有閬風山在崑崙下閬闠之中又水經云丨丨丨去嵩高五萬里其高一萬一千里仙傳拾遺記

方諸宮 天仙上真之宮室也高九千丈有大方諸小方

諸大方諸對會稽東南七萬里小方諸之上多有奉佛者人皆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經用以飛行陶隱居編真誥

黄庭經 晉魏夫人名華存生二子學道服胡麻散道成景林真人授以黄庭内境經令讀萬過乃得洞觀鬼神夫人碑

青䭀飯 楊桐葉細冬青寒食人採其葉染飯色青而光食之資陽氣謂之楊桐飯道家所謂｜｜｜零陵總記人真誥魏夫人碑登真隱訣注云以南燭草木煮汁漬米為之又真誥云有道士鄧伯元者受青精石飯之法

交黎火棗 晉許穆為護軍長史入華陽洞得道女仙王母第二十女紫微夫人嘗降教之後有書與穆公玉醴金漿｜｜｜｜此飛騰之藥也不比君丹已生君心中以君心中猶有荆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又云玉體金漿交生神梨方丈火棗元光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真誥又出級仙傳

冰桃碧藕 西王母降周穆王開宴有萬歲｜｜千歲｜｜穆天子傳

六甲靈飛十二事 上元夫人與王母既會武帝謂曰阿母發五岳真形雖覩妙理而无｜｜｜｜之符太陰六丁

玉女之蘇太陽六戊之書左乙東象之文右庚攝殺之律壬癸六道隱形之術丙丁之火九赤班符六辛月華之法六己化形之方八稟十訣長生紫書內視中方凡丨丨丨何以總攝萬精驅策百鬼帝曰願賜指教夫人即命侍女出六甲十二事來授王母曰若汝修善後三十年當告汝要道而帝淫色殺伐不休不從王母上元夫人之戒二真遂不復來太初二年柏梁臺災真形圖與丨丨丨丨丨丨丨藏於柏梁臺並燒武帝內傳

太上五嶽真形圖 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漢武帝殿帝視箱中有小書乞瞻覽母曰此五嶽真形圖也乃三天太上所出豈汝所宜佩乎帝乞不已母遂與帝帝藏之栢梁臺同上

詩集火棗 土木容形骰七七水雲情性許閒閒身中丨丨元人會此藥元來便駐顏張天覺詩

霞觴 許碏登樓飲酒忽作一詩題於樓上云閬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丨丨羣仙拍手稱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題畢乘雲而去列仙傳

丹法

事類調息 東坡云人之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為心坎為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龍飛而汞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故真人曰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能正坐瞑目丨丨以久為功則丹田濕而水上行翕然如雲蒸于泥丸火為水妃熱必從之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常捲舌上舐懸癰久則汞下入口嚥送至丹田久則化為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東坡志林

導引 食草木之藥不知房中之法及行氣丨丨服藥无益也若至意感靈亦不須草木之藥若但知房中及導引不知神丹之法亦不得仙也若得神丹立便仙矣若得大洞真經誦之萬過便仙不須金丹矣真誥

太極隱芝 仙官上下次秩有左右府左右公左右御左右大夫左右御史明大

洞真經者為仙卿服金丹者為大夫服衆芝為御史若得｜｜｜｜服之便為仙公真人矣同上

姹女河車 河上

姹女得火則飛注云河上則真汞也周易參同契又云姹女隱在丹砂中注姹女汞也漢真人丹砂訣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鐺中以火炎之百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名黃芽出道書蓬萊傳修煉法

玉華金液

南真夫人謂楊羲曰得道去世或隱或顯託體遺迹鹿皮翁吞｜｜流蟲出尸仇季子咽｜｜而臭聞百里季主服五雲散以潛升猶頭足異處墨狄咽虹丹以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伯成納氣而腸胃三腐真誥

雲母雌黃

華陰山神告劉根曰汝今髓不滿血不暖氣少聽減筋急肉沮必欲長生必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不能仙也藥上者為九轉還丹太一金液服之皆立登天其次有｜｜｜｜之屬雖不即乘雲亦可役使鬼神次乃草木諸藥止可數百歲太平廣記

鑽

木得丹 傳先生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石厚五尺云穿此便當得道其人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丨盡丨穿遂丨仙丨丹天真誥

視壁得方 帛和入西城山事王君君令熟丨石丨初一年元所見二年漸有文字三年丨神丹丨及五岳圖乃去神仙傳

服丹體輕 陶洪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无藥物帝給賜黃金朱砂雌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梁書

服丹尸解 高宗時道士劉合還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唯有空皮而背上開拆有似蟬蛻出真仙傳

真人授丹 黃真人石晉時為惠州太守弃官入羅浮山水簾洞蘇養直居潤州有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拜謁曰羅浮黃真人以公氣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袖中出藥養直遲疑道人曰此丹非金石乃真氣煉成疑即止有急服之出門不見養直後暴卒所親記道人之言取丹飲之乃甦養直後與家人别行步如飛識者以姓江而夏來即黃真人也百家詩序

邪物竊丹 奉林在嵩山四百年合神丹為邪物所敗乃入委羽山今千餘年矣猶未升仙是試

方不遇道數未足故也此人但服黃連得不死不能有所役使也列仙傳

魏伯陽試丹 後漢｜｜｜者吳人也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餘二弟子遂不服乃共出山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本傳

毛伯達服丹 毛伯達劉道泰謝稚堅張兆期後漢人學道王屋山共合神丹毛服之而死劉服之又死謝張不敢服捐山而去後見毛劉在山上二人悲愕就請道與之茯苓持行方服之皆數百歲遊行五嶽但陸仙云陶隱仙真誥

詩集丹砂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中有綠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岩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忽自哂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惝然五情熱吾將營｜｜永與世

入別李白古風**金鼎**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丨丨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朱文公感興詩**一粒藥**先生五岳遊文焰藏金鼎日下鶴過時人間空落影常言丨丨丨不墮生死境何當列禦冠去問仙人請孟郊訪道士不遇詩**十二環**嚥服丨丨丨奄有仙人房暮騎紫鱗去海氣侵肌涼贈我纍纍珠靡靡明月光王直方詩話

神仙

事類不死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制字人傍山釋名**長生**欲丨丨者必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太平廣記**五城**天上白玉京丨丨十二樓史**三島**海上有三神山曰蓬萊曰方丈曰瀛洲謂之丨丨神仙傳**鳳笙**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京遺迹金壇丨丨悠悠千載元響陳子昂真誥序**霓裳**炯駕不逢羽人

長往去囂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眇然冥邈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玄默洞天賈上士幽棲北谷玉笙吹鳳琭裝駐鶴同上

隔兩塵 韋子威師事丁約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丨儒謂之世釋謂之刼道謂之塵也

呼八百 孫權時蜀有李阿者穴居不食世號為八百歲翁人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其顏色若歡喜則有事皆吉若顏色慘戚則事皆凶若笑則有大慶微嘆則有憂後一日去不知所在後有人往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呪水治病人呼為李八百抱朴子

崆峒問道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於｜｜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至｜之精廣成子曰自治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

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无勞爾形无揺爾精乃可長生慎内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將去汝入无窮之門游无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莊子

石室得書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王烈乃將叔夜往識其逕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犬吠雲中 淮南王安愛道術之士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王使閽人難之曰我欲上求延年不老中欲得博物精義下欲得勇力武藝三者既之餘不敢通八公曰王請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為童子門吏大驚走以報王王跣而迎之北面叩首八童子乃復為老人告王曰聞王好事故來相從王乃朝夕朝拜授王丹經三十六卷時雷被伍被乃告王反八公謂王曰可以去矣八公與王白日昇天臨去時藥器置中庭雞犬舐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

也太平廣記及神仙傳

鼠墮地上 唐公得道拔宅雞犬皆升唯鼠墮地妥類要

學服松脂 黃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將至金華山四十餘年其兄初起索之不得有道士引至金華山尋之問羊所在初平曰在山初起往視但見白石初平叱云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初起便弃家就初平｜道｜｜｜茯苓能立日中無影神仙傳

謫鋤芝草 蔡誕好道入山不堪其苦而還誑其家人曰吾為地仙位卑為老君牧龍因羣仙博戲輸一五色班龍緣此被｜崑崙山下耘｜｜｜抱朴子

道士教飲 王老者朴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遍身瘡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遂為置酒滿甕道士坐甕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顏如童子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居舍雞犬皆去空中猶聞打麥聲

處士寄語 李觀遊南岳有一人持釘鈸之具問曰聞君遊南岳奉煩寄語養素先生藍方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語方寂然驚曰其

人眉間得毋有白誌乎覿曰然方大驚曰吾不遇此人命也此所謂劉海蟾也吾養聖胎已成患无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是年方平東軒筆錄

振翼起去

王次仲變篆為隸始皇召之不至將殺之次仲化為大鳥振翼而起使者拜曰无以復命恐見誅乃以三大翮墮與使者始皇因名落翮山

食犬輕飛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岩一日汲于溪上見二花犬相趂因逐之入于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于峯上雲氣擁之而去元真食其餘亦得不死因號童子峯仙傳

赤松少女

〡〡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為雨師列仙傳

木公金母

〡〡亦云東王父又〡〡云東王公蓋青陽元氣也西王母亦云〡〡又云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皆稱以王者謂天尊之地也昔道氣元為自然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生木公以主陽和之氣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生金母配西方母養羣品男子得道者名

隸金母漢時有小兒歌曰揖金母拜木公時人不識惟張子房知而拜之王母所居崑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左帶瑤池右環翠水仙傳拾遺

老子生世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而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母到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黃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脣額有參午達理日角月庭鼻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治心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鬼神之法列仙傳

彭祖長壽

彭祖姓籛諱鏗帝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凡四十九妻五十二子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列仙傳

葛玄道術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毋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玄乃

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故飯也玄指床使行指蝦蟇及諸行虫飛燕雀龜之屬使舞應節如人也玄以冬為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曰為客設酒无人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飛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潦

承禎道骨 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司馬承禎各就枕忽聞小兒誦經聲泠泠如金玉天師窺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照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聲髙道傳

葛洪屍解 一一字雅川亡時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生體亦軟弱舉屍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為一一得仙本傳

梅福仙去 梅福為南昌尉時王莽專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傳

偓佺食松 一一采藥父也好一一實體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受而服者皆三百歲列仙傳

董奉種杏 吳一一侯官人有道術居山不一田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

丨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萬株欝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游戲其下竟不生草常如芸治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嘗有人置穀少而取杏多者羣虎吼逐之本傳

令威鶴柱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沖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不知名字搜神記

蕭史鳳臺

丨丨秦繆公時善吹笙能致白鵠孔雀公女字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鳳凰來止其屋為作丨丨夫婦止其上不下夫婦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本傳

許君斬蜃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剪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彼潛於龍沙洲化為黃牛真君以道眼遥觀謂弟子施太玉

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為黑牛仍以手巾相縛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鬬當以劍截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趂黃牛而來太玉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為人先是蛟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壻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西山許君傳

王喬飛舄

王喬漢顯宗時為葉縣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嘗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南方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羅之但得一舄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上自成墳漢王喬傳

琴高乘鯉

丨丨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丨赤丨來出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去

子喬乘鶴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道士浮丘公接

以上嵩山後求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頂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列仙傳

子訓遊洛

薊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元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挲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搜神記又云薊子訓有道術至京師諸貴人多邀皆許某日日午當往是日二十三處皆見子訓衣服論議如一

老子度關

尹喜為函谷關吏忽語其徒曰初冬十月天里星西行貫昴今月以來融風三至東方真氣狀若龍蛇而西度漢此大聖之徵果見老君乘青牛薄板車徐甲為御來度關喜拜之老君教喜鍊氣內修吐納胎元之道并授三宮正一之法道德經五千言而去西昇化胡經

君達活人

封君達隴西人號青牛師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道上有病死者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

皆愈不以姓名語人出內傳

安期賣藥

丨丨生琅琊阜鄉人丨丨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萬出阜鄉門皆置而去留書以赤玉舄一兩為報曰後千歲來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列仙傳

與壺公遇

後漢費長房為汝南市掾市有老翁賣藥掛一壺於肆頭市罷輒入壺中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後從壺公求道入深山於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屋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撫之曰子可教矣復令食糞糞中有三虫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投葛陂中又作一符曰以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以竹杖投葛陂顧視則龍也遂能鞭笞百鬼驅使社公本傳

與天師會

呂大臨作湯保

衛傳嘉祐中京師麻家巷有聚小學者李道太學生湯保衛與之遊一日至學有道士髯髯與道相接既去保衛問道士居建隆觀他日復見前道士去保衛默從之入觀至西廊而沒保衛尋之不見觀廊壁繪一道士正如所見者題云張天師保衛異之他日具冠帶伺於李道之舍道士外至遂拜之再三叩請道士曰某日會於某地保衛如約道士曰但舉目視日十日可復會保衛視日乃覩道士在日中復還道士曰復視日百日再會保衛如教視之乃見已形亦在日中與道士立道士曰可教矣乃授符籙召攝鬼神一日保衛語友人曰適見婦人頗有容色令夕小飲當召所見婦人生魂至形質皆如生人但語聲似嬰兒問保衛此何所也適既就寢不意至此疑是魂又疑死保衛曰便可歸勿憂也遂款曲與語遣去後保衛及第為令邵氏聞見錄

秦皇求仙

始皇東游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本記

盧遨求仙

||遊玄闕在北海至蒙轂之土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

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遨慢然而下其臂遁乎碑下遨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遨曰遨少好遊背羣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遨為友矣若士儼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㝗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沈沈之泥下无地上无天吾能往來子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遨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虫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哉遨燕人秦始皇召為博士使｜｜出淮南子

漢武求仙

｜｜帝時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人將自至乃止遂去並海上凡周行萬八千里云本紀

少君學道

李少君字雲翼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生以神樓散一七與服之即愈乃上言臣能凝澒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服之白日昇天身竦則淩天伏入无間控飛龍而八遐遍乘白鴻而九陔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食之遂生奇光師安

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王甚尊敬為立屋第漢武內傳

洪崖先生 衛叔卿服雲母得仙其子名度世徧游山海一日山中見之與數人博戲坐白石床度世問博者誰曰丨丨丨丨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我有仙方在所居柱下度世歸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果仙去神仙傳

碧落侍郎 沈羲將飛昇忽有白鹿青龍車羽衣持節以青玉界丹玉版拜為丨丨丨丨同上

橘中二老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因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割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枝紫絹帔一幅絳臺山霞實散二劑二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熊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於橘中耳一叟曰僕飢虛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

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為一龍四隻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搜神記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

都仙太史許遜汝南人許子阿之後與族子穆俱學道遜為旌陽縣令弃官後得仙唐漢卓異志又晉元帝時忽有仙人瑕丘仲奉玉皇命授許遜九州｜｜｜｜高明大使家屬四十二口皆乘雲去政和中朝廷冊封神功妙濟真君西山十二真君傳

東華道君唐司馬承禎隱天台山有弟子焦靜真女人也因精思聞有頂尊至方丈過二女仙謂曰子欲為真官可謁｜｜青童｜｜授三皇法請氏名則承禎也乃歸而詣承禎雲笈經

三茅真君茅濛字初成先是有謠曰神仙得者濛初成繼世而往在我盈濛之孫盈字叔申漢地節中得道於金陵勾曲山受金匱九錫之命為司命真君邦人改勾曲為茅君山洞仙傳又大茅君名盈次名固次名衷老君拜盈為司命真君固為定錄真君衷為保生真君故號三茅君摭遺又神仙傳有

大茅山中茅山小茅山山之峯各秀故曰三秀真誥注

五雲閣吏 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畧云昔乘魚車今履端雲䆗空仰塗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丨丨丨丨蔡少霞書神仙傳

少室仙伯 王知遠師陶隱居善易知人生死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知遠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追取遠據地俯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仙保衛金科祕藏玄都汝何者輒藏箱帙知遠曰青丘老人傳授也後司命授知遠為丨丨丨丨雲笈經及異人傳

蓬萊仙監 梁陶弘景師事陸修静弟子孫遊岳為師入茅山自稱華陽隱居造三層樓樓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客於下修本草遇神仙桓闓謂曰君之陰功極著以所修本草用寅虫水蛭輩為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南史云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隱居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既化為馮樞得道傳隱居授丨丨丨丨南史雲笈經

紫陽真人 丨丨丨丨周義山聞有藥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嶠經乃追尋之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鶴執羽蓋

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何索列仙

負局先生

||||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輒問主人得毋有疾苦者若有疾輒出紫丸藥與之莫不愈數十年後大疫每到戶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所愈神仙傳

終南真人

呂岩字洞賓關右人唐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為梗攜家隱終南山絕世辟穀變易形體尤精劍術雅言雜載

華山處士

陳摶字圖南隱武當山移居||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垂拱初謂其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室成遂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累日不散本傳

張天師傳

||||名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正月十五日生於天目山得道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昇唐天寶七年封太師子孫散處无閒惟信州龍虎山有族甚盛世

世一人襲其號傳其印張道陵伯九聖七真朝王母王母授以瓊華寶耀七晨素經乃歸集仙傳

藍采和歌

丨丨丨嘗於市上丨曰踏踏歌丨丨丨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空嵯峨續仙傳

詩集天闕

鼎湖流水清且閒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流其間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烟亦不還騎龍攀天造丨丨造丨丨聞天語長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持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李白

蓬瀛

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生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子對博坐丨丨李白

間歌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瑤水丨遺丨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李白

求藥

秦皇按寶劍赫怒振威神

逐日巡海右驅石架滄津徵卒空九㝢作橋傷萬人但
丨蓬島丨豈思農扈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李白 采英 吾觀
龍變化乃知至陽精石林何冥密幽洞無留行古之得仙道信
與元化幷玄感非象識誰能測淪冥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
崑崙有瑶樹安得丨采芝 深居觀羣動排然爭朵頤羣動相啖
其丨陳子昂感遇詩 食利害紛癡癡便便夸毗子榮耀更
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 吾愛鬼谷子丨丨無垢氛
已矣行丨丨萬世同一時同上 青谿 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
七雄方龍鬬天下亂無君浮雲不足貴遵養晦斯文 荒哉
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 白雲 穆天
子始與丨丨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日晚 失志墮塵
瑶臺樂豈傷桃李時青苔空萎絕白髮生羅幃 滄洲 網浩思屬
丨丨靈芝不可得歲月逐江流碧草晚未凋悲風 王喬吹
颯已秋仰首鸞鶴期白雲但悠悠未元晦讀道書 蓬萊 笙去列
子御風還至人絕華念出入有無間千年但聞 渴飲丨丨
名不見冰玉顏長嘯空宇碧何許丨丨山同上 靈泉 水飢食玉

樹枝白虎化坎青龍離鎖禁姹女關嬰兒樓臺十二紅玻璃玉木公金母相東西純鉛真汞相光輝烏升兎降無年期東坡

京 天上白｜｜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

朗吟 呂岩字洞賓河中府人唐禮部侍郎謂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多游湘潭岳鄂之間人莫之識嘗題岳陽樓詩云朝遊北粵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麄三入洛陽人不識｜｜飛過洞庭湖風土記

橫劍 滕宗諒守巴陵有回道人上謁宗諒口占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東軒筆錄

白酒 熙寧間湖州歸安縣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焉能釀十八仙｜｜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公命之坐徐覩其目碧色粲然光彩射人與之語無不通故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回曰久不游浙中今為子有陰德留詩贈子乃擘席上榴皮畫相題詩於菴壁云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丹

篆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尸解餘忽見黄庭丨丨字由傳青紙小朱書東坡和前詩　藥爐三千里外無家客七百年前雲外身行滿蓬萊為別館道成瓦礫是黄金待賓榼裏常存酒化丨丨中別有春積德求師何患少由來天地不私親呂洞賓詩　碁石仙術每將丹訣解史才曾把逸書刪家僮只有猿隨從生客惟聞鶴往還處士身孤輕世俗大夫松好賤官班丨殘夜丨泰雲斷琴徹秋岩獨月彎孫郃幾詩　古壇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黄庭內卷經鶴觀丨丨槐影裏悄無人跡戶長扃呂仙翁詩　仙島千尋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問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丨丨吞丹罷梳浸星宮呪水閒容易煮銀供客用辛勤栽果與猿攀溪童乞火朝獻竹山鬼聽琴夜撼橡花氣熏心香馥馥澗聲聆耳響潺潺早晚重逢蕭塢客願隨芝蓋出塵寰聶師道詩　臥雲下瞰虛空臨絕澗上排烟霧倚山巔四邊險絕無猿鳥獨丨深丨二十年來于連詩　跨鳳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丨曉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陳圖南詩　長生藥

何用燒丹學駐顏鬧非城市静非山時人若覓丨丨丨對景無心是大還 馬自然詩

黄庭術 手種一株松未老爐燒九轉藥新成心上已得丨丨丨頭上應無白髮生 箬公

王皇家 翠羽旌幢仙子隊紫雲樓閣丨丨丨人間風雨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 王世寧詩

茅氏井 嘗恨清風千年鬱洞天今得恣遊遨松楸古色玉壇静鸞鶴不來青帝髙丨丨丨寒丹已化玄宗碑斷夢仍勞分明有个長生路休向紅塵嘆二毛 許堅

鐺煮山川 飲海龜兒人不識燒丹符子鬼難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丨裏丨丨丨

瓢藏世界 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朱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丨丨丨丨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 韓湘記

女仙

事類 王母 西丨丨丨者金女也厥姓緱氏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隸馬 集仙錄 史記云周穆王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

跡徧於天下以敞黄帝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為右造父為御又觴西丨丨於瑶池之上丨丨謡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祭父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亂王乃返國宗社復安又漢武内傳云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丨丨欲來也有頃丨丨至乘紫雲之輦駕五色斑龍上殿自設精饌以柈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實又南窓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丨丨曰是我隣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矣此子昔為太上仙官但務游戲太上謫斥使在人間又張君房説西丨丨降武帝殿有侍女四人帝問其名曰董雙成許飛瓊婉陵華段安香又武帝内傳云丨丨降武帝殿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許飛瓊鼓靈虛之簧命法嬰歌玄靈之曲

麻姑 王方平既降蔡經家使召丨丨丨丨至年若十七八女子指爪長數寸經見之意其可爬癢忽有鐵鞭鞭其背顚眞御麻姑山仙壇記

樊夫人 丨丨丨者劉綱妻也鬓翠如雲肥潔如雪女仙録

髻緑

華｜｜｜者女仙也上下青衣顔色絶整真誥

九華真妃紫清上宫｜｜｜｜｜是太虚上真元君李夫人之少女也昔遣詣龜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玉書署為此號於是賜姓安名鬱嬪字靈蕭與紫微夫人俱降楊羲欲為匹偶有詩與羲同上

南岳夫人魏夫人晉司徒魏舒之女劉幼彦之妻生二子學道服胡麻散茯苓九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方諸青童扶桑碧河暘谷神王清虚真人王襃等來降授以太上寶文八素隱身羽玄等書三十一卷位為紫虚元君｜｜｜｜升天而去顔魯公魏夫人碑

雲林夫人真誥云王媚蘭為｜｜｜｜主母第十三女玉清斌字愈意為紫微夫人王母第二十女又集仙傳雲華夫人名瑶姬王母第二十三女嘗遊東海過江上有巫山焉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大風卒至禹因拜夫人求助夫人即授禹策檄召鬼神之書禹嘗詣之顧盼之際變化形質千態萬狀禹初甚疑後乃信夫人授以上清寶文理水之策禹拜受遂導波決川以成功焉集仙傳

上元夫人｜｜｜｜是道君弟子總領真精亞於龜臺同

上人西王母既降武帝乃遣侍女與丨丨丨丨相聞侍女返云阿環再拜遠隔絳河遂替顔色近五十年時頃夫人至服赤霜之袍戴九靈夜光之冠帶雲仙火玉之佩垂鳳文琳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授帝以靈飛十二事乃去漢武内傳

九疑山女　丨丨丨中得道丨羅郁也梁簡文帝時降黃門郎王權家贈權詩及火浣布金玉條脫各一枚此女已九百歲矣陶隱居真誥

三元夫人　魏夫人華存學道久之龜臺金母丨丨丨丨馮雙禮珠來降教以神訣王母擊節而歌馮雙禮珠彈雲璈而答歌顔魯公魏夫人碑

嵩山神女　魯女生初餌胡麻采藥丨丨見一女人以五岳真形與之漢武内傳

洞庭君女　唐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丨丨丨小丨也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見千門萬戸曰靈虚殿一人披紫執圭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擘天飛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粧千百中有一人即前寄

書者乃宴毅於碧雲宮宴罷辭去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即洞庭君女也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為報同歸洞庭莫知其迹柳毅傳

江妃解佩 ㅣㅣ二女不知何許人出遊江湄逢鄭交甫不知其神也女遂ㅣㅣ與之交甫受而懷之去數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

毛女食松 ㅣㅣ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皇宮人秦亡入山ㅣㅣ葉遂不飢寒列仙傳

玄女吞氣 三氣八十一萬億歲後化生玄妙玉女又生後八十一萬億歲後三氣變化五色玄黃妙玉女口仍即吞之八十一萬億乃化從玄妙玉女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號為老子玄妙內篇經

內人服丹 開元中ㅣㅣ趙雲容問申元之乞延生之藥元之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此必死不壞百年復生至元和末百年雲容果再生高道傳

詩集

王母歌 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霓裳照耀麒麟車鮮血淋漓孔雀扇手指交梨遺帝食可以長

生臨寓縣頭上復戴九星冠總領玉童坐南面欲問要言令告汝帝乃焚香請此語若能錬鬼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顧謂侍女董雙成酒闌可奏雲和笙紅霞白日儼不動七龍五鳳紛相迎惜哉志驕神不說歎惜馬蹄與車轍複道歌鐘杳將暮深宮桃李花成雪為看青玉五枝燈蟠螭吐火今已絕李頎

藍橋詩

裴航過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丨丨便是神仙窟何必區區上玉京後經過丨丨渴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與一甌漿水飲之航欲娶雲英嫗曰但得玉杵玉臼當與之後航得杵臼為擣藥遂得娶而仙云太平廣記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一至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康儀均

謄錄監生臣姚秉哲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一

宋 謝維新 撰

道教門

道士

事類　丹臺　紫陽真人周季道入蒙山遇羨門子再拜乞長生訣羨門子曰名在丨丨玉室中何憂不仙　六帖

仙揩　陳子昂頌尊師有弟子十八丑丨丨之秀　唐書

名大字道　大道者不可強名也強丨曰丨強丨曰丨真一經訣

從道為事　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唯道是從丨丨丨丨稱道士　太一琅書經

元始

天尊　無宗無上而獨能為萬物之始故名丨丨運道一切為極尊而常處三清出諸天上故稱丨丨太玄真一經

天

真道士　道士有五一丨丨丨丨高玄真人之流也二神仙道士杜沖尹軌之例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諶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黄瓊𩨥鏗之倫也三洞道科

寓形人間　鶴骨松貌泉傳谷虛丨丨丨丨天地無累與扶桑公陶隱君遥為師友矣蔣防文

寄跡老子　張道士嵩高之有道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丨丨丨丨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詣侯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韓文

神眸清朗　有道者其神則清雙眸朗暢四氣和平長江月影太華松聲王維云

膚體清溫　齋心受籙服氣鍊形暑不流汗冬不挾纊丨丨顔色冰丨玉丨未識者望之疑神仙中人也白氏六帖

徧游名山　晉許邁恬靜不慕仕進父母尚存未忍違親立精舍於餘杭懸溜山朔望時節還家定省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後改名玄丨丨丨丨採藥本傳

詔賜鏡

湖 賀知章還祕書監請為道士還鄉里｜｜｜｜剡川一曲本傳

鼓琴燒香 孫策欲斬道士于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蒙頭｜｜｜｜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江表傳

養鵝換經 王右軍事見書畫類

三景法師 凡道三景稱三景弟子已度三人付師友已後傳授得稱｜｜｜｜｜太上八素真經

瓊華真人 華陽公主大歷七年以病丐為道士號｜｜｜｜本傳

嵩山八字 後唐清泰中進士龐式於嵩陽觀聚課有辭學士者因上山次見道士五人曳輕羅羽帔身長大欲攜此子同去辭辭之乃褫其袗背上朱篆一行八字道士乘虛而去辭歸宮話其事無有識其篆者北夢瑣言

句曲五果 秦孝王時道士周大賓住｜｜山下種｜｜也出真誥

章甫來迎 稷丘公者太山下道士漢武帝東巡狩乃冠｜｜衣黃衣擁琴｜｜列仙傳

羽衣入夢 蘇子與客遊於赤壁之下反而登舟時夜將半四顧寂寥有孤鶴橫江東

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臯之下揖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赤壁賦

奏章天門見天類天門掛榜事

遊神月宮見中秋類唐明皇事

詩集飡霞我昔東海上勞山｜紫｜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中年謁漢主不愜安歸家朱顏謝春暉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願隨夫子古壇上閒與仙人掃落花李白送孟士融

煮石今朝郡齋冷忽憶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白｜遙持一尊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韋應物寄道士

攜琴夕陽度西嶺羣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石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候蘿徑孟浩然宿山房

疊帔古木無人也來尋羽客家道書堆玉案仙帔疊青霞鶴老難知歲松寒未作花山中不可見何處化丹砂劉長卿訪道士詩

藥裏仙翁無定數時入一壺藏夜夜桂露濕村村桃水香醉中拋浩劫宿處有神光｜｜丹山鳳棊函白玉郎弄河移砥柱呑日傍扶桑龍竹裁輕

策斂絲鬢短裳樹裁喚漢帝橋板笑秦皇徑欲隨闌冷龍沙萬里強李義山贈玄微先生詩 丹房 閉斂瑠璃匣鍊丨紫

翠丨身佩溪洛圖腰垂虎盤囊李白 醮壇 頭戴鹿胎皮身披鶴氅衣月寒丹井立霜白丨丨歸陳元老詩 丹竈 絲雲

不散燒丨丨白鹿時藏種玉田錢起 霞裳 朝弄紫泥詔夕披丹丨丨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李白 月帔 歲計芝田

熟晨裝丨丨寒李義山詩 風餐 丨丨委松栢雲卧恣天行選升天行 霞起 道士無白髮語音常泉清青松多壽色白

石夜常明放步齋丨丨振衣華風生孟郊 行氣 道士寫將丨丨法家童授與步虛詞王建 輕身 茹芝鍊玉學丨丨元

次山詩

女道士

事類 金仙 唐景雲元年睿宗第八女西成公主出家為女冠二年改封為丨丨本傳 玉真 唐睿宗第九女昌隆

公主與西成並出家為女冠二年改封為丨丨長安輔興坊西南有丨丨女冠觀今云有修道之迹後人為之立堂同上滄

花絕粒 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而丨丨丨丨麻姑記

泛舟求師 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舟為風飄至一處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回求子微受度後白日上升續神仙傳

詩集學仙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愛捐凝心感魑魅慌惚難具言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氣明滅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能前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影響無由緣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歎驅車領官吏氓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履同蛻蟬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韓愈

步虛 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玉冠

多誤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駁碧落新齋罄却進昭陽舊賜筝且暮焚香繞壇上丨丨猶作按歌聲項斯送宮人入道詩

着帔 衒東衒西講佛經撞鍾吹螺鬧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萍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粧拭面丨冠丨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陞坐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暗相報訇然震動如雷霆掃除衆寺人跡絶驊騮塞路連輜軿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釵脫釧解環佩堆金積玉光精熒天門貴人傳語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頷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市脚不停雲窗霧閣事慌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戴巾 吴江女道士頭丨蓮花丨霓衣不濕雨特異陽臺神足下遠遊履凌波生素塵倦尋向南嶽應見魏夫人李白送女士遊南岳

乘龍駕鶴 見上華山女着帔事

騎鳳駕蟾 不斷弄玉丨丹丨應逐嫦娥丨老丨東坡題延真觀唐玉真公主修道處

道觀

事類福區王璵建言唐家宜崇表||招致神靈唐史　靈境不死之福鄉養真之||崔尚桐柏觀頌　太
微宮||之|列真之宇文選　仙遊館列|||玄祖所居六帖　璇臺玉樹唐辛替否傳　銀宮
金闕||||列仙攸館元祖所居決疑經　靈宮祕宇||||將尊道德之風宜廣神仙之宅出文選
丹臺碧洞出道經又六帖　珠庭琳館歐陽文集　金榜瑤壇出唐文粹　瑞雲靈跡唐顯
德中世宗營道宮於城西二人發得石一片上有字題||||鎮祕東他日多應與古同　天華上宮唐廣德初
王璵建言請度昭應南山作||||　京師玄都觀劉禹錫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遊玄都觀詩且
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本傳　長安玉真堂

東坡延生觀詩自注云觀後上小山有堂玉真宮主修道之遺迹則此云小堂者玉真之堂也本朝端拱元年十月奉勑賜名玉真觀坡詩注

南京鴻慶宮 四聖神御在焉故朱文公謝表云舊邦香火有嚴四聖之真游文集

嵩山崇福宮 司馬公居洛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登嵩頂入崇福宮會善寺

華州雲臺觀 陳摶隱武當山後居｜｜｜｜｜神仙傳

臨安洞霄宮 漢武帝元封間開創祥符改洞霄宮山有五洞交倚九峯回抱千岩萬壑秀聚其中在餘杭縣西真鏡錄

紹興鴻禧觀 鑑湖在｜｜府城南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連屬峯岫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鑑若圖賀知章入道賜鑑湖一曲後以所居宅為觀始曰千秋令賜名千秋｜｜｜在湖上郡志

隆興萬壽宮 晉太康間許旌陽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初旌陽學道於丹陽黃堂嘗以五色錦帷施於黃堂及旌陽上昇錦帷飛還故宅鄉人為立遊帷觀祥符改賜玉隆萬壽宮額本記

江州興國宮 在廬

山之陰唐九天使者祠明皇自言親見使者降於殿庭因立此祠今為太平興國宫郡志

武夷沖佑觀

｜｜山第十六昇真元化洞天昔有神仙降此曰武夷君統錄地仙授館于此兩岸絶壁人迹罕到清溪九曲流出其間俗傳玉帝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建幔亭綵屋數百間施雲裀紫霞褥宴鄉人男女千餘人於其上皆呼為曾孫酒行命奏賓雲之曲石壁上有室曰昇真洞洞上有神仙蜕骨莫計其數室前有黄心木棧又有四木船兩兩相覆亦盛仙骸半枕室棧不墜不壞其下曰｜｜｜遊仙者多自此買舟泝流而上觀之郡志

成都玉局觀

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洞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彭乘記

台州崇道觀

此山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柏高万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宫即王子晉之所處唐有司馬鍊師承禎居焉連山峩峩四野皆碧茂樹欝欝四時常青大巖之前瀑布百丈故初搆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徽我鍊師

孰能興之唐崔尚卯令賜名崇道觀

建昌仙都觀

麻姑山去城十五里高九里至山麓石磴盤旋山腰而上乍平乍峻至山之半有瀑布淙下三十餘丈又登高巘旁有石池又百餘步入山門牓曰丹霞小有洞天其下有水簾岩有龍居之夾兩山間東望遠峯秀出如畫自是而入地勢寬平膏腴數百畝路之東南隅則碧蓮池坦途一望間即仙都觀乃蔡經宅麻姑王方平所會之處郡志

詩集 紫極宮

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窻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人從唐生訣羞向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日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李白

雲臺觀

華嶽獨靈異草木常新鮮山盡五色石水無一色泉仙酒不醉人仙芝皆延年夜聞明星館時詠女蘿絃敬兹不能寐焚柏吟道篇孟郊

桐柏觀

深山｜｜｜殘雪路猶分數里踏紅葉全家穿碧雲月寒岩障曉風遠蕙蘭芬明日出林去吹

望不可聞同上山深地忽平縹緲見殊庭瀑近春風濕松多曉日青石壇遺鶴羽粉壁剥龍形道士王靈寶輕強滿百齡趙師秀詩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壺遥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顔生羽翼便應黄髮老漁樵杜甫

洞霄宫　上帝高居愍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可到作者七人相對閒亭下泉流翠蛟舞洞霄飛鼠白鴉翻長松怪石宜霜鬢不用金丹若駐顔東坡又詩便欲洞霄為隱吏一庵閒地且相留

仙都觀　道士白髮尊面黑嵐氣染自言王方平學道古有驗道成白晝飛人世不留空後有隂長生此地亦所占並騎雙翔龍霞綬紫雲襜揚揚玉堂上與世作豐歉蘇子由詩空山棲觀何峥嶸真人王遠隂長生飛符御氣朝萬靈悟道不復誦黄庭龍車虎駕來不迎去如旋風摶紫清真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飡霞絶粒長苦辛安得獨從逍遥君泠然乘風駕浮雲蘇東坡詩

玉局觀　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

南社我欲歸尋萬里擒水花風葉暮蕭蕭芋魁徑尺誰能盡榿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狂定何有羨君今作峨眉叟縱未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手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會侍子獻清興發還須雪夜去尋君 東坡送戴蒙赴成都

玉局歌

玉局祠官殊不惡衡如清冰俸如鶴酒壺釣具常自隨五尺新蓮織青蒻倚樓看鏡待功名半世兒癡晚方覺何如醉裏泛桐江長笛一聲吹月落蔣公新冢石馬高謝公飛旐臨秋濤微霜莫遣侵鬢綠如今二十四考書玉局 陸務觀詩

鴻慶宮

舊宮原廟久煙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 朱文公有感

神仙居

山行似覺鳥聲殊漸近神仙簡寂居門外長溪容淨足山腰苦筍助盤蔬喬松定有藏丹處大石仍存拜斗餘弟子蒼髯年八十養生世世授遺書 東坡

澹泊境

獨宿丨丨丨杳然心事空愛茲清溪月復有三松風內慮苟不息外緣乃無窮能知靜默理可與論幽通張少遇詩

石殿雨

龍首聳江上上我曾城宮仙椽暗霧雨石殿鳴松風天際白雲起人間神鼎空飄飄見遺像還

欲駕冥鴻同上**齋壇月**參差樓閣半天中六月清風百尺松隱約丨丨低曉丨五雲深處一聲鐘尹介叔詩**煙霞**

遠石壁高千尺微蹤遠欲無飛簷如鈒寺古柏似仙都洞府丨丨丨人間爪髮枯飄飄乘到景誰復顧遺軀東坡**笙簫**

下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壇風伯前驅清宿霧祝融參乘破朝寒英姿連璧從多士妙向鏘金和八鸞已向紫臣

得頗妝路人莫作也儒看東坡**紫臺高**丨丨丨不極清溪千仞餘壇邊達藥挑洞裏閱仙書庭舞經乘鶴池游破控魚

捎昏薙葉斂欲暝槿花疎陳陰鏗**綵雲駐**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丨丨蕭史丨文字魯恭留宮闕通章帝乾坤到

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老杜**山頂稻田**浮雲有意藏丨丨流水無聲入丨丨古木微風時起籟諸峯落日盡

藏煙東坡**泉聲樹色**朝莫丨丨落寒暄丨丨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皇甫冉詩**藥珠金字**閒開丨丨

飛晴閣丨丨丨經唐元稹詩**鬱藍瓊室**上有丨丨丨天垂光抱丨丨杜甫

恩命

事類墨勑授官　唐元宗時葉法善授銀青光祿大夫中宗時墨勑以鄭普思為祕書監葉静能入直翰林為國子祭酒

特旨封公　唐元宗時葉法善封越國公後周武帝時衛元嵩封蜀郡公事物紀原

加賜紫衣　唐中宗神龍初加葉静能金紫之階未領紫衣代宗時李泌乞為道士賜紫衣道士賜紫自李泌始事物紀原

賜號先生　唐王知遠號昇元先生元宗時賜李含光曰玄静先生同上

解化

事類解形　||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陳子昂

鍊蜕　尸解本真人之||也五||屬之隱適也寶劍上經

羽化　晉許邁游名山採藥後莫知所終好道者皆謂之||本傳

蟬拆　劉合還丹成而上之及卒惟有空皮而背上開

柝有如蟬蛻本傳

尸如空衣　葛洪卒年八十一視其顔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入棺甚輕｜｜｜世以為尸解晉書

形如生人　｜｜｜｜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集仙録

詔作仙郎　侯道華晨起飛在松頂揮手謝衆曰玉皇詔我為仙臺郎今去矣續仙傳

召補仙官　丞相王嶶姪女幼年慕道持經撫琴嘗曰洞宫有｜命當｜｜｜｜遂題一詩是夕奄然而終明月雙鶴音樂異香滿野舉衣就木空衣而已詩見後

詩集鶴飛　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邊雙｜｜王嶶之姪女事見前

蟬蛻　見前女道士類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二

宋 謝維新 撰

民事門

耕稼

事類 菑畬 一歲曰丨二歲曰新三歲曰丨爾雅 耕耨 漢武詔火丨水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苗生因悉芟去復下水灌水草死獨稻長所謂火丨水丨也漢書 良農 丨丨不為水旱輟耕荀子 惰農 丨丨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盤庚 舉趾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丨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出毛詩豳七月　興事　農祥晨正天駟星也立春見於南畝以丨農丨國語　有秋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

丨丨盤庚　無飢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丨丨孟子　服襏襫　先雨耘耨以待時雨時雨

既至挾以搶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別苗莠列疎遬首戴茅蒲身丨丨丨沾體塗足暴其髮膚

盡其四肢之力此謂之農管子　庤錢鎛　命我衆人丨乃丨丨奄觀銍艾臣工詩注錢銚鎛鎒田器也

薅荼蓼　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丨丨丨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良耜　納禾稼　採荼薪樗

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丨丨丨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毛詩　抱甕占星　編茅結草上漏下濕之悲

桔槹丨丨丨丨望雲之勞負薪蒸以耕耘傒一餉而不至者之苦舉債於豪右結一為五者之寃農之為農亦

良苦矣　決渠降雨　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丨丨丨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

敷芬西都賦

耕耘種藝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荀子

鹵莽滅裂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昔予為禾耕而｜｜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滅裂之其實亦｜｜而報予來年深其耕而熟擾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

后稷教藝 ｜｜｜民稼穡樹藝五穀

樊遲學稼 ｜｜｜請｜｜子曰吾不如老農論語

耦耕辟士 長沮桀溺｜｜而｜｜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云云與其從｜人之｜也孰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語微子

荷蓧丈人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同上

樂道莘郊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

躬耕壠畝 諸葛亮｜｜｜｜好為梁父吟

敬饋如

賔晉冀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賔晉侯曰能敬必有德以為下軍大夫左傳

輟耕言志陳勝字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壠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志傭者笑勝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出史書

歷山遜畔舜耕歷山｜｜之人皆｜｜死葬蒼梧有羣象常為之耕帝王世紀

兔園遺冊馮道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入朝任贊劉岳在後道行數步反顧贊問岳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冊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遷岳秘書監劉岳傳

羔酒自勞楊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斗｜｜｜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豚蹄禳田淳于髡滑稽多辯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齊使髡之趙

請救齋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臣今者從東方來見道傍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皆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齊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乘髡至趙予精兵十萬楚聞之引去注篝籠也汙邪下地田也

負郭有田

孔子曰回家貧胡不仕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回不願仕又蘇季子曰吾若有雒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印乎

殖貨買田

張禹內｜｜財及富貴多｜｜

自耕而食

徐穉嘗自耕稼非其力則不食本傳

苦饑常勤

陸龜蒙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插莜刺無休或譏其勞荅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陸文

詩集　牧牛

草肥朝牧牛桑綠晚鳴鳩　闕　下流春疏和雨劃社酒向花翦引我南坡

去篙邊有小舟鄰谷

放犢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曉耕池塘烟未起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村村自送迎車孝標

飯牛

蒲葉日以長荷花日以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叟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鳥隨我飛羣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飢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發食飼田鳥日莫空筐歸覩戚更相誚我心終不移儲光義田家書情

飲犢

無雨眾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西澗水饑劬不自苦膏澤且為喜君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韋應物詩

種黍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水秧綿綿復多徐籠骨長乾挂梁枵鮒魚出綱蔽洲渚荻笋肥甘勝牛乳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長

聞鼓吳兒蹋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杙小舟乘興歛眠過日下逢人歎笑得無愁王介甫

餉田

舊穀行將盡良田未可希老年方炙粥卒歲且無衣雀乳青苔井雞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牸草屩牧豪豨多雨紅榴折新秋綠芋肥｜｜桑下憩傍舍草中歸住處名愚谷煩君問是非

荷鋤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閒逸悵然歌式微王維

負杖

歸來物外情｜｜閒岩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稱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悶此生宋之問

椎鼓

禹田二陵接山青傍水低田綠未耕桃杏滿村春似錦踏歌｜｜過清明范至能

踏車

下田岸水出江流高壠翻江逆上溝地勢不齊人力盡丁男長在｜｜頭同上

蒸藜

積雨空林烟火遲｜｜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

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出王維詩

煮菜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杜荀鶴

種粟

春｜一粒｜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李紳詩

糶谷

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脩倉鋤田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飧粒粒皆辛苦二月賣新絲五月｜秋｜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索租

鳩婦勃磎農荷鉏身披襏襫頭茅蒲雨不破塊田拆圖稀秧青青佳役枯大婦碓舂頭鬢踈小婦抬饁行餉姑四時作苦無稔襦門前叫嗔官｜｜洪騶父田家謠

輸稅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疎移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倚虛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常食肉張籍

說年稔

縣官

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自|||來|前村酒可賒鄭谷

願官清 古今利名路只在儂門前至老不離家一生常要眠牛羊晚自歸兒童戲野田豈思封侯貴惟只待豐年征賦不辭苦但願時官賢時官苟貪濁田舍生憂煎王貞白

務稼穡 梧桐陰我門薜荔網我屋迢迢兩夫婦朝出暮還宿稼穡既自務牛羊還自牧日旰懶耕鋤登高望川陸空山足禽獸墟落多喬木白馬誰家兒騁翩翩相馳逐儲光羲

共糗糒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鄰向田復同道糗糒常供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蟪蛄鳴空潭鵾鵊生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若不早儲光羲

分畦浪 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脫殼蛇|||翠|走雲陣剌水綠鍼細稻牙工夫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東坡水車詩

灌稻泉 種茶岩接紅霞塢|||生白石根齒脫老翁眉似雪海棠花下戲

兒孫脫白

田中啼鳥 南村北村雨一犁新婦餉姑翁哺兒｜｜｜｜自四時催人脫袴著新衣著新替舊亦不惡去年租重無袴著山谷

枝外鳴鳩 綠楊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歐陽脩

蠶桑

事類勸蠶 季春之月后妃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月令

浴種 質掌質馬禁原蠶者注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其｜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故禮夏官

條桑 蠶月｜｜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詩七月

具筥 季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戴勝降于桑｜曲植籧｜月令

八績南陽郡一歲蠶||孫晧傳　三熟元宗天寶中益州獻||蠶　三起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溫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大乃已是之謂蠶理荀蠶賦　四熟尹思正為青州刺史治州有績蠶至歲||黜陟使路敬潛至部嘆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忠史　蠶室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近川而為之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浴種于川桑于公桑瞻印注　繭館漢元帝王皇后為太后幸||繭館率皇后及列侯夫人桑也　蠶室神吳縣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我即地||正月半日可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之當令君家蠶桑百倍言訖而去成如其言大得蠶續齊諧記　馬頭娘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

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齕毋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為蠶食桑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千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自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以祈蠶馬圖經

苑窳氏 祭先蠶以少牢

注漢舊儀曰春蠶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婦人寓氏後禮儀志

宿瘤女 齊閔王游東郭百姓盡觀｜｜｜採桑如故王怪問之對曰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悅聘以為后列女傳

五畝之宅 ｜｜｜｜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可以衣帛矣五

子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詩

詩集

三眠 吳地桑葉綠｜｜蠶正熟李白詩又織婦何太忙蠶經三卧行欲老元稹詩

重綠 繰成白雪桑｜｜王荊公

美女 採桑岐西路｜妖且閑文選

越婦 ｜｜未織作吳蠶始蠕蠕李賀詩

採桑女 秦地羅敷女採桑綠水邊李白詩又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枝為籠鉤出古詩

拜簇婦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曬蒿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老為爾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繭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王建蠶簇詞

工匠

事類飭材天官太宰五曰百工｜化八｜執藝工｜｜事以諫尚書工師為巨室則必使｜｜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矣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孟子巧匠不善為斲血指汗顏｜｜旁觀縮手袖間韓文梓人京兆尹將飾署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出柳梓人傳匠氏大木為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以成屋室者｜｜之工韓文鈎繩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作一爾投其｜｜注剞劂鑿也

鈎曲尺繩以準直甘泉賦

墨斗畜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專術專文象形如繩木所用｜｜也

華談

樸斵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惟其塗丹雘梓材

毀畫彭更曰有人於此｜瓦｜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手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滕文

成方圓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

職尋引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柳梓人傳

得手應心齊桓公讀書輪扁斲輪於堂下曰臣｜｜｜｜莊子

卷術默智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圓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其｜｜其｜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

運斤成家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

之匠石|||||聽而斷之盡堊而鼻不傷莊子

鑿械挈水 子貢見丈人為圃子貢曰有械於此|木為||||若神其名為槔圃者笑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羞不為也莊子

造梯設戰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城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公輸般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陳琳傳解帶為城以箸為械

削鐻猶神 梓慶|木為|見者驚|鬼|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吾四肢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

縛草為舞 師偃周穆王時人|||人使之|又作木人以手招王美人王怒殺師偃六帖

刻木為御 魯班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論衡

撰成木經 都料

預浩工於造塔每卧則交手於胷為結構之狀如此逾年｜｜｜三卷行于世歸田録

和顧匠徒 裴延齡大搜市廛逮捕匠徒迫脅就工號曰敕索弗餬其直名曰和顧弗與之庸

商賈

事類龍斷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賤丈夫焉必求｜｜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

駔儈 ｜｜注會二家交易也駔者其首率也貨殖傳

藏市 商賈皆欲｜｜於王之｜｜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孟子

通物 商之言商也商其遠近｜｜四方之｜｜以聚之也賈者固也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白虎通

貿絲 氓之蚩蚩抱布｜｜毛詩

販糴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

之入而樂與之比者謂之素封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貨殖序

列肆 市廛所會萬商之川列隧百重||巨千左太沖賦

編戶 凡||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資也貨殖序

談智 巷列千所羅居百族則能目語額瞬||於尺寸之間窺寄於分毫之際晉成伯陽市賦

聚貨 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天下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易繫辭

為主 夫市日昃而市百旅|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禮

役貨 富商賈或滯財||轉轂百數廢居居邑注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蓋居邑中以乘時射利也後食貨志

販繒 前漢灌嬰睢陽人本||

賣甕 俗說有貧人止能辦販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此甕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二甕自二甕化而為四所得倍

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小說

得錢立本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名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絶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麄不暇唱渭城矣南唐嘉話

借財致富 昔有周犨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路傍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貧困搜神記

貨殖

事類為利 雞鳴而起孳孳丨丨者跖之徒也孟子

言財 或問子之治產不如用圭之富曰吾

闤市井相與丨患貧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市來天下攘攘皆為市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貨殖序附益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論語取予觀時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蠒出取布帛予之食史記廢舉收利子貢好丨丨注廢舉停貯也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則轉移丨丨也等千戶封陸地牧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水居千石魚澤中千足彘山居千章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封君等是富給之資也貨殖致鉅萬產范蠡浮海入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

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致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散其財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鉅萬越世家

伎巧興利 太公望封於營邱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勸其女功極｜｜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貨殖傳

勤儉致富 漢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身為公侯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

作書著錄 許慎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遊越范蠡畢身事之其書則有方物錄著四方所出本附

執籌算計 王戎性好興利廣收

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貲聚錢不知紀極每自｜牙｜晝夜算｜常若不足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昏戎遺其一車求婚訖而更責取

衣繫衆鑰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佩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續世說

身障二簏 阮咸傳初祖約性好財有詣約約料理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

出貸收息 王莽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注出百錢予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

散貲周施 後漢折像字伯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金帛｜產｜親疎或諫之像曰吾門戶殖財日久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鬼笑營方 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營什一之方一鬼在

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父焚債券

宋衡觀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觀之禁不能止後誘出文券一大廚悉令焚之語遠近皆不復還綽恨歎彌日

樊宏削券

後漢||其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文|債家皆慙爭往償之

馮驩焚券

孟嘗君使||收債於薛驩至召取錢者數千置酒與期貧者取而燒之曰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孟嘗君聞而怒召驩云云驩曰有餘者與期不足者終無以償焚無用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有何疑馬孟嘗君拊手而謝之

生理有方

田農拙業也而秦楊以甲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累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燖羊胃張里以馬醫而擊鍾侍

頓以盬鹽起郭縱以冶鑄成業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人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蹈不軌奢僭之惡又況掘冢搏擊犯奸成富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貨殖傳

市易立法　熙寧間詔京師置｜｜務摭審使丈彥博言市易司遣監官賣菓實有失國體王安石曰惟陛下不殖貨利豈於果實收數千緡息數以規利者直以細民久為兼并所苦故為｜｜耳長編以

漁者

事類引魚

善釣者｜｜于千仞之下餌香也呂氏春秋

把釣　吾本麋鹿情性强拘名利欲脫不能漢水澄明鱖魚正肥待得秋風涼冷吾當｜｜盡此林泉之意杜預書

網罟筌罛　漁之為事也有釣｜｜｜｜留罜罩涔罾筌梁罨箄箔鈷之類尸子

竿綸鉤餌　聖人以道德為｜｜以仁義為

｜｜投之天地間孰非其有哉張天下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罘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淮南子

因水教漁 疑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

結繩為罔 伏羲氏作｜而｜｜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繫辭

雷澤避居 舜漁雷澤｜｜之人皆｜｜本紀

魯棠矢魚 公矢魚于棠又曰公將如棠觀魚者遂往陳魚而觀之非禮也公羊曰公如棠觀漁登來百金之魚而張之注云張網羅也登來美大得也恥公去南面遠與人爭利便遠觀之隱五年

渭濱漁鈎 呂尚窮困年老隱於｜｜以｜｜｜奸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史

澤中羊裘 後漢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

備禮聘之後漢本傳

漁父聽琴 孔子休坐杏壇之上絃歌鼓琴有漁父下船而來以聽之莊子

漁父辭劔 伍子胥至江｜｜渡子胥既渡子胥解劔與父父｜不受史記

烟波釣徒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著玄真子以自號無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本傳

江湖散人 陸龜蒙高放不喜交流俗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巨緇為餌 任公子為大鈎｜｜五十犗以｜｜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錎沒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附其於得大魚難矣莊外物

芒針為鈎 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為綸｜｜｜｜剖粒為餌於

百仞之泉引盈車之魚列子

餌鯛以豚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鯛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鯛魚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一釣垂一魴之餌鯛過而弗餌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子思曰鯛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孔叢子

釣鯉得書 吕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吕望封於齊望知當貴藝文類聚

垂釣得璜 周文王至磻溪見吕望文王拜之尚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吕佐尚書大傳太公釣於慈泉在磻溪吕氏春秋

撒網得梭 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掛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本傳

得魚不賣 宋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郎｜｜賣否弘之曰亦不自得得亦｜

丨取直如常觀任蝦字昭先遭兵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數倍蝦丨丨丨丨

就盤垂餌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坐公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者吳江鱸魚為膾耳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

舉網得魚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皐二客從予行歌相答客曰今者薄暮丨丨丨丨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於是携酒與魚游於赤壁之下東坡後赤壁賦

詩集

散人江湖丨丨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捉孤篁曳寒蔬口誦太古滄浪詞人間所得好男女我見婦人留鬢眉奴顏婢膝直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峩巍所以腰欲散不散佩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欹語散空谷應笑散春容披衣散單腹便食散酸鹹宜書散忘簪履禽散虛籠池外物

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阱靜則守乘柘亂則逃妻兒金鏕紳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為或聞藩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興師十萬一日費不貲千金何以支祇今利口且莫歛何暇俛首哀憐廢均荒補歛豈無術載在方策撑頤蹴冰霜矯矜易反掌白簡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辛寄羲黃傲官家未識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陸龜蒙歌

溪翁

一卯之木其栖深也崖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勞以息一費之泉其音清也終吾方在懸得予人得予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先生弁而賡之曰釆江之魚兮朝船有鱸釆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左琴與壺壽歟天歟貴歟賤歟歌閣而去前人紫溪翁歌

釣臺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釣舟

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范希文詩

打魚

綿州

江水之東津魴魚鰟鰟色勝銀漁人漾舟沈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棄却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豪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避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杜甫觀打魚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撑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膾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干戈兵革鬬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同前

叉魚

｜｜春岸濶此興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船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搒水無搖刃下那能脫波間或自跳中鱗憐錦碎當目訝珠銷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細得雋語時囂潭罄知存寡舷平覺獲饒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登門志已遼盈車

欺故事飼犬驗今朝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盖江烟羃羃迴棹影寥寥獺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釣渭日徒消丈客螢先賦篤工喜盡詰膽戊思祠友觀樂愧吾像自可捐憂累何須强問鶏韓愈招張功曹

垂釣 八月九月盧花飛南溪老人｜｜歸秋山入簾翠滴滴野艇依檻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徑閑梳鶴髮對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為儲王定是非張志和

扣船 來往烟波非定居生涯蓑笠外無餘閑畬雨髩任如鶴祇把一竿時釣魚月浦｜｜歌皎潔雨蓬偎岸卧蕭疎行人誤詁金張貴笑指北邙邙與墟鄭谷

停橈 千里楓林烟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元結欸乃曲

撥棹 村寺鐘聲渡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徐徐｜｜却歸灣浪疊朝霞錦繡翻出李夢符詩

撐篙 綠竹｜｜｜｜上小灘湍淺秋色賦人寒雨沾沙鷺毛毛雪風捲岩楓葉葉丹城山詩

踏浪 射鴨復射鴨鴨驚荻蒲頭

儂是清浪兒每｜清｜遊笑他鄉貴郎蹋土稱風流

獨斟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杜荀鶴

醉着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翁｜｜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韓偓

魚蠻子 江淮水為田舟楫為室居魚蝦以為糧不耕自有餘異哉｜｜｜本非左袒徒連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廬於焉長子孫戚施且侏儒學水取魴鯉易如拾諸塗破釜不着鹽雪鱗芼青蔬一飽便甘寢何異獺與狙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不如魚蠻子駕浪浮空虛空虛未可知會當算舟車蠻子扣頭泣勿語桑大夫東坡

拍浪兒 銅斗飲江水手拍銅斗歌儂是｜｜｜飲則拜浪婆却蹋小舟頭獨速舞短蓑孟郊

白頭翁 白頭波上｜｜｜家逆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鄭谷詩

短褐翁 剪秋淡淡蒹葭雨｜｜休休白髮｜花子歸來思狄兔呂公何意兆非熊漁收亥日妻到市醉

臥冰痕船信風四海租庸人草

一束書 船頭|||船

草太平長在碧波中山谷詩

尾一壺酒新釣

紫鱖魚旋洗白

百尺綸 絲|直下垂一波纔動萬

蓮藕陸放翁

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

載月明歸唐詩一曰

兩鬢髮 爲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

華亭船子和尚偈云

處浴鷺鷥白蘋滿棹歸來

晚秋着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吹

白

華|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烟波弄明月蘇養直

綸巾

||||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挑

葉去小兒沙市買蓑歸雨來蓴菜流船滑春後鱸

魚陸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

青蒻笠 新婦磯頭眉黛愁

隔波相羨盡依依皮日休

女兒浦口眼波秋

驚魚錯認月沉鈎||||前無箇事綠

桃花水 西塞山

蓑衣裏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山谷

前白鷺

飛|||流|鱖魚肥青蒻笠綠

柳花鐔 青草開時已過

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張志和

船錦鱗躍處浪

痕圓竹葉酒｜｜｜有意
沙鷗傍我眠建炎御製
明細火扁舟小纜蘆花風四
合青山暮靄中｜｜
｜倚孤松但願
樽中酒不空
酌流霞無數蘆蒲間藕花棹歌輕舉｜
｜｜隨好處轉山斜也有孤村
三兩
家
縱遠柂薄晚烟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
｜｜｜適天機水底閑雲片片飛
催短
棹雪洒清江江上船一錢何有買江天
｜｜｜去長川魚蟹來傾酒舍烟
春水生鑑湖｜
｜夜來
｜幾疊春山遠更橫烟艇小
釣絲輕釣得閑中萬古名
桃浪暖魚信還催花信開
風光得得為誰來
舒柳眼落梅腮浪
暖桃花夜更雷
小笠青蓑水涵微雨湛虛明｜｜｜
｜未要晴明鑑裏數紋生
白鷺飛來
空外聲
清灣幽島｜｜｜｜佳盤紆一舸橫斜得自
如惟有此更無居從教紅袖泣前
魚並
御製

獵者

事類

捷取 獵捷也言以丨丨之亦曰狩狩獸也月令章句 **為獠** 宵曰丨丨注管子曰獵獠畢弋江東亦呼獵為獠爾雅

除害 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郭璞注蒐為搜索取不任者苗為苗稼丨丨獮為順殺氣狩謂得獸取之無所擇皆為田丨丨之義爾雅

充庖 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獺祭魚然後漁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禮記

中林武夫 肅肅兔罝施于丨丨赳赳丨丨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毛詩

上蘭行伍 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

彌彎翼乎徐至於丨丨移圍徙陣浸淫蹙部曲隊堅重各案丨丨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揚雄校獵賦

蒐必以時 文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獵不失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且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馬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强戰國策

西狩獲麟 魯哀公丨丨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丨丨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

東都搏獸 宣王會諸侯丨丨因田獵而選車徒馬田車既好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丨丨于敖詩車攻

發豝殪兕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丨彼小丨丨此大丨吉日

射麋格麟 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丨丨丨丨射中獲多矜而自功出子虛獵賦

袒

禓暴虎 鄭太叔｜｜｜｜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詭遇獲禽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

獵得善言 孟子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為公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雁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而歸莊子

歸載老師 西伯將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以為師史書

以兒從獵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

齊莊俱行庚公不知忽于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庚公謂曰小兒亦復來乎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矣

與君言獵　唐元宗獵渭濱名見姚崇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幼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本傳

老麋哀請　晉州刺史蕭至忠將以臘月畋游有樵者於霍山見一丨丨丨丨於黃冠者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則蕭君不獵矣薪者回來明風雪竟日蕭不復出幽怪錄

羣豕突前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恨之甚對曰陛下神武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乎上大悅為之罷獵

石虔拔箭　晉相石虔小字鎮惡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伏復拔一箭

而歸從桓温入關威震敵人時有病瘧者謂桓石虔來以怖之多愈

秦巴放麑 孟孫獵得麑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韓子

詩集

鷹疾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眼|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王維

馬驟 曉出鳳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張祐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二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三

宋　謝維新　撰

娼優門

妓女

事類市門　刺繡紋不如倚——　——貨殖序　營妓　——古以待軍士之無妻者雜志　微服逸遊　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　——後牧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為戒牧始隱諱公取一篋皆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芝田録　寫眞寄贈　崔徽河中娼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

累月敬中歸情懷怨抑後東川幕白知退歸徵乃寫真奉書謂知退曰為妾謂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且為郎死矣元稹

紅兒肉聲 鄜州李孝恭籍中有||善||羅虬挑之不答遂作絶為作歌元集句百篇號北紅兒詩

蓮香國色 都下名妓楚||||無雙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也天寶遺事

鏡湖春色 元稹廉問浙東喜官妓劉採春嘗題詩有因循歸未得不是戀鱸魚之句人注曰戀||||||耳古今詩話

葱嶺女肆 唐||||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閭置|||征其錢龜茲傳

判僧遊娼 見僧門

居官笞妓 呂士隆知宣州好笞官妓官妓皆欲逃去會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留不使去一日羣妓復犯小過士隆欲笞之妓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捨之魏泰詩話

詩集翠眉 當代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消消娣娣月三

五盈又缺盈盈||蟬鬢生别離一望不見心斷絶心斷絶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來愁人心含愁更奏緑綺琴調高絃絶無知音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 盧仝有所思

清歌

花月樓臺近九衢||一曲倒金壺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 鄭谷席上贈歌者

緑水蓮

元微之到通州見塵壁間有詩落句云||紅||一朶開千花萬草無顔色不知何人題也録此詞寄樂天乃樂天十五年前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絶句故白詩云十五年前似夢遊曾將詩句結風流偶助笑歌嘲阿軟那知傳誦到通州 樂天集

章臺柳

韓翃少負才名鄰居有姓李者每將娼妓柳氏至其居必邀韓飲愈熟柳每窺所往來皆名人因乘暇語李曰韓秀才甚貧然所與遊必時賢是必不久困宜假借之李具酒邀韓至謂韓曰公當今名士柳當今名色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

命柳與韓韓辭之柳曰此豪達者昨暮具言之矣俄就柳歸來歲成名淄青節度使侯希逸奏為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三歲不果迓寄詩曰||||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為蕃將沙吒利所刼寵之專房翊隨希逸入覲見柳氏在輜軿中殆不勝情虞侯許俊曰當為足下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造沙吒之第伺其出排闥大呼曰將軍中惡召夫人僕侍辟易遂陞堂挾柳氏馳馬而至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懼禍訴於希逸希逸以事聞諸朝詔柳氏還翊 異聞錄

司空見慣

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驚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其來問何詩曰高髻雲鬟宮様妝春風一曲杜韋娘||||||渾閑事惱亂蘇州刺史腸 一云韋應物過杜鴻漸

御史狎遊

杜牧既為

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聽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為當時第一嘗宴客女伎百餘人皆殊色牧瞪目注視問李聞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顔牧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座主兩行紅粉一時廻意氣閑逸旁若無人後三年狎遊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舩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細颺落花風　本事傳

約妓愆期

杜牧太和末往遊湖州刺史崔君素所厚者悉致名妓殊不愜意牧曰願張水嬉使人畢致牧當閒行寓目使君如其言兩岸觀者如堵忽有里姥引髽髻女年十餘歲真國色也將至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後必為此郡若不來乃從他適因以重幣結之泊周墀入相牧上牋乞守湖州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妹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牧亟使召之夫母懼其見奪

搦手以詰母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其辭直强之不祥乃禮而遣之為悵別詩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茂綠成陰子滿枝　麗情

贈妓以詩　元微之元和中使蜀籍妓薛濤者有才色府公嚴司空知之遣濤往侍馬後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膩膩娥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麗情　又嘗辟為校書贈之詩云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洛陽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作謝遣行　韓混鎮浙西戍昱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至厚混聞其名召置籍中昱為詞以送云送客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心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妓至唱戍此詞混即時歸之

索骰賭酒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丨丨子丨丨微吟骰子逡巡裹手

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曰但知報道金釵墜彷彿還應露指尖摭言

嘲妓無貌

崔崖張祐齊名每題詩倡律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端云黄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窻耳似鐺愛把薑牙梳掠鬢崐崙山上月初生端端遂往見二子再請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黄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夢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户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墨洒不均雲溪友議

嘲妓納胥

元微之貶江陵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名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夜來曾有鳳凰栖謝師厚作襄倅開營妓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下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夜來曾有老鴉栖侯鯖録

寄掌書仙

長安中有娼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為關中第一時號為書仙有任生者投之詩曰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下九

天莫怪濃香熏骨膩雲衣曾惹御爐烟　麗情集

贈御史娘

國樂婦人有永新娘御史娘柳青娘皆一時之妙也有與御史娘詩曰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獨把新聲傳順郎　桂苑叢集

娼善賦詩

江淮間娼徐月英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池亭水忍照鴛鴦兩背飛人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詞多不盡　北窻瑣言

妓為拂塵

魏仲先寇萊公游陜郊僧寺多留題後同到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以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青箱記

屬意小鬟

范文正公守番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春風幹當來介因鬻以惠公今州治有石刻　泊宅編

願覓愛卿

韓魏公為

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有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

厚遺歌妓

見後寵姬門倩桃能詩事

私幸營妓

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而公諱之嘗會僧廬荊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荊公集句戲之云年去年來來去忙暫閑偷卧老僧床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 后山談叢

奉使狎妓

文潞公知成都喜行樂有飛語至京師會御史何剡字聖徒蜀人當歸上遣察之李少愚謂公曰無足念處因迎謁聖徒於漢州同郡會有妓善舞聖徒喜之問其姓曰楊聖徒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取妓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歌之數日聖徒至成都頗嚴重潞公一日宴聖徒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其詞以酌聖徒聖徒每為之醉 聞見錄○此與陶穀使江

南事畧相類併刋于後陶穀奉使江南留寫六朝實録每進見嚴冷下視江左韓熈載曰五柳公雖若端整其守可隳乃命妓秦弱蘭衣弊衣為驛卒之女每日擁篲掃地陶㣲見悅之詢其故荅曰妾守驛者之女也久喪夫歸托父母陶因與狎因與一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數日李主開宴令弱蘭歌此詞陶大沮即日北歸

坐客畏妓

蔡君謨知福州召飯於後圃陳烈與馬時暮春沽酒藉妓啗而過公留妓佐酒舉歌一拍烈怖駭越牆攀木而逝因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艣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 李泰伯云

妓求僧詩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參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

妓學禪語 杭妓琴操善應答東坡善之後因在西湖戲琴云我作長老爾試叅禪問琴云何謂湖中景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答云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答云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叅軍如此究竟如何坡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即削髮為尼泊宅編

詩紀姓事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官妓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云魚飲細浪歌揺白舞罷花枝蜂入懐上句記姓下句記事也侯鯖録

詩寓名字 陳竑字夢和登第為福州古田尉至官惑一娼周氏周能詩嘗有詩贈竑曰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竑字也夷堅志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康儀均

謄録監生臣姚秉哲

古今合壁事類備要前集卷五十四

宋 謝維新 撰

人品門

寵姬

事類外婦

齊悼惠王母為王禁多娶丨丨武高祖丨丨漢書禁元后父也 **傍妻** 丨丨小妻帝

詔 **孜乘** 乘孽子皋之母 **內寵** 齊侯多丨丨內嬖如夫丨丨不肯隨乘並同上 人者六人左僖十七 **側**

室 卿置丨丨丨丨寵之丨丨臧霍后傳宴專左桓公 **專房** 席寵丨丨陳鴻長恨歌傳 **羅珥** 堂高數仞

侍妾娟然衣丨紈鳴環丨出聲態者累百房魯上節度使書

巾箱 豈惟炊爨之勞抑亦丨丨之寵六帖

列屋 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丨丨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韓文

比房 鄭公孫撟後庭丨丨數十皆擇稚齒矮婧者以盈之列子

宮中教戰 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於是出宮中美人百八十人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乃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左婦人皆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右婦人復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用其次復鼓之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孫子曰兵既整齊惟王所用雖赴水火可也

牀上學涉 石季倫所愛婢十數人季倫常屑沈木香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則賜真珠百琲若有跡者即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強求愛姬 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三斛買之即綠珠也孫秀使人求之

崇竟不許崇曰我為爾得罪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母兄妻子皆被害

私盜侍兒

漢袁盎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使五百人圍守之初盎為吳相從史一一盎一一一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從史亡去盎自追之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盎見守從史適為司馬買二石醇醪醉西南陬卒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迺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公背盎行七十里明日梁騎馳歸

挑尚書妾

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顗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晉紀

娶座主妾

晉丞相參軍宋挺乃劉陶門人陶亡後取陶愛妾為妻劉隗劾奏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請除挺為民奏可

攘妾不還

唐左司郎

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絶當時武延嗣聞之欲一見既見即留之無復還知之痛憤因為詩賂閽者以達窈娘窈娘繫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之使酷吏誣罪知之下獄死古今詩話

竊姬俱往 李靖謁楊素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戴帽人叩門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一美人也靖驚詰之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托喬木乃與俱適太原

因請易妓 宋蕭惠開赴益州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荆州與惠開有舊設女樂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斬吉納其妓啟孝武云誇訕朝政

因求為妾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初顗父浚為將軍出獵遇雨止李氏父兄不在絡秀與婢於內宰羊具饌不聞人聲浚窺之見一女甚美｜｜｜｜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户殄瘁何惜一女遂與之生顗三子本事

絳帳女樂 見師門馬融事

後堂管弦 見師友門張禹事

隔簾奏

樂 沼夏侯亶性儉率有妓妾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常｜｜｜｜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下幃設樂 見妬妻類

設寶花障 寗王有樂妓寵姐美色善歌客莫見李太白曰王何吝此女示於衆乃｜七｜｜｜召寵姐歌於障後白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天寶遺事

坐金絲帳 元載納薛瑤英為姬以金絲帳卻塵褥處之以紅綃衣衣之古今詩話元載寵姬薛瑤英能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移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

携遊東山 謝安棲遲惠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從

納處燕樓 張建封節制武寗納舞妓盼盼於燕子樓公薨不他適

申王妓圍 唐｜｜每冬月苦寒令宮女密圍而坐謂之｜｜｜天寶遺事

孫晟肉臺 南唐｜｜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盤時人多效之

飛燕相見 漢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趙

丨丨而恍之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丨丨蓋帝每微時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

素娥潛避

武三思妓丨丨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堂奥中聞蘭麝芬馥附耳而聽即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笑梁公時之正人不敢見六帖

愛姬善歌

雪兒者李密丨丨每賓朋文章有奇麗者付雪兒協律歌之北窻瑣言

侍婢誦賦

蜀劉琰丨丨十人悉讀書能丨魯靈光殿丨蜀志

垂泣感舊

漢伶玄之妾樊通德乃趙飛燕女史也能道趙飛燕姊妹事伶玄曰其人俱灰滅矣疲精神馳嗜慾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伶玄因作飛燕外傳

效死報主

張天錫疾美人閻姬薛姬二人國色並有殊寵天錫每謂曰汝二人何以報我我死後豈可更為人妻皆曰尊君不諱妾請效死於前洒掃地下無他志十六國春秋

幸妾與政

王導

有｜｜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侍妾主書**韋陟常以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名洽恬世說

五彩牋為書記**妾掌牋表**杜大中自行伍為將與物無情雖妻有過亦公杖杖之有使｜｜｜之

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皆此妾所為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頗佳書一闋臨江仙有彩鳳隨鴉之

語大中覺而視之云鴉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妾為夫人**杜佑議者謂佑治行無缺惟晚

年以｜｜｜｜有所蔽云**妻止勿娶**張跋欲娶妾其妻曰子誦白頭吟妾當聽之跋慙而止**妻**

見亦憐見妬妻類注**不許妾妝**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容儀端麗｜｜｜群｜作時世｜**不**

許妾封劉從諫妻裴氏有妾常顧封夫人裴許之詔至裴怒毀詔不與從諫他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

去曰淄青李師古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削求洗濯顧以婢為夫人族不日滅矣從

諫報然而止

老不遺妾　齊張瓌位光祿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妓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一復存惟未能遣此耳

老因放妾　白樂天既老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善歌舞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之由是名聞洛下樂天既老又病風將放之素慘然泣下不忍去樂天愍然不能對遂作不能忘情吟　顧況有宜城放琴客詩曰琴客宜城之愛妾也宜城請老愛妾出嫁不禁人之欲而私耳目之娛違者也

因病去妾　王處仲敦世許以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子乃不覺爾如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

懷姙出妾　杜牧之守郡時有妾丨丨而丨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也池陽集

幽妾別舍　楊憑入拜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因劾憑江西姦贓及他不法詔李鄘趙昌即臺參訊時憑丨衆

｜於永樂｜｜｜誘議頗譏故吏｜簡籍之痛摘發欲抵以死

縱妓私客

韓熙載本高密人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售集妓樂殆數百人日與荒樂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為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反以為喜然日不能給遂弊衣履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乞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糅雜而淫熙載見趍過而笑曰不敢阻興而已及夜奔客寢者其客詩曰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着衣裳時人謂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湘素雜記

兒殺父妾

嚴武幼豪與母裴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武之子

子殺父姬

宋顏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盪延之墜牀至

損子峻殺之延之痛情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懼墜地因病卒

妾名綠珠 見前石季倫事

妾名碧玉 僑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為之不昏通鑑唐紀

妾號花羞 梁故將劉鄩侍兒王氏有美色號花見羞五代史

妾字女寶 寶歷中太尉李愿駝得一青衣乃邑中之尤者乃字之曰女寶意取季倫綠珠臻於此及愿老乃曰令老矣乃家藏一女寶曾不問非臣所宜如得善丈者希一表進之吾無恨矣

妾名好好 張好好以善歌為沈述師著作以雙鬟納之麗情集

妓名真真 沈真真抑將軍愛妓也以贈鄭還古

以帶易姬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於一擲舉座屏風六骰數兒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相君悵然遺之開元遺事

以妾易馬 酒徒鮑生

多蓄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遊行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過於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異聞集

淺斟羊羔

陶穀學士得党太尉家姬遇雪陶取雪水烹茶謂姬曰党家應不識此姬曰彼麄人安有此但能銷金帳下丨丨低唱飲丨丨兒酒陶默然

侍遊駿馬

龍卯子陳季常自洛之蜀載二女侍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輙住終日

命置姬侍

真宗臨御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龍川志

不留女樂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別錄

侍姬押容

种世衡知環州深得屬羌心戎酋蘂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

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竊與｜｜戲世衡出掩之慕恩慚恐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羌有二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涑水記聞

侍姬詐客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續醉挽妓不前將摧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聊侍巾櫛

王均李順之亂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言行錄

爭直墨紙

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刪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然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內寵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詩集買蛾眉

黄金不惜｜｜｜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白居易燕子樓詩

媚側室

陸展染白髮欲以｜｜｜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謝靈運傳何長瑜以韻語序僚佐

禹錫擬愁

｜｜有妾甚麗李逢吉强取之禹錫為妾作｜｜四｜詩內警句云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抛不續弦又云買笑樹邊花已老畫眉窓下月猶殘又云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窓遥想君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出本事詩

翔風自怨

石季倫有愛婢曰｜｜能别五聲以文顯名年三十石崇乃退為房老翔風怨而作詩云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嗟王子年拾遺

感杜秋娘

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嘗為錡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後没入宫又放歸杜牧感而作詩有云椒壁懸綿幕鏡奩蟠玉螭月上白壁門桂影浮參差金階玉露重閒把紫簫吹燕媒得皇子夫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褓金盤犀鎮帷國史補

憶

崔鶯女 唐貞元中張生與崔氏女鶯鶯往來後棄之鶯鶯已委身於人張亦娶適經其所求見不得崔知之潛賦一章曰一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見元稹為作鶯鶯歌

歌贈瑤英 唐元載寵婢薛瑤英楊炎贈歌曰雪面淡蛾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雖跕集

歌送桃葉 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獻之｜以｜之云｜｜｜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道無所苦苦我自迎接不用楫謂横波急也金覽古

絳桃柳枝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姬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卷柳馬

頭惟有月團圓蓋有所屬也追歸楊枝寬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西清詩話

樊素小蠻 白樂天有二妾——善歌——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二妾既長又有詩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後二妾各去有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古今詩話

玉簫遺詩 韋皐少遊江夏姜史君之館有小青衣曰——年七歲常令侍皐年長有情韋去與玉簫約曰後七年再來玉簫——以白玉指環并——曰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逾八年韋不至玉簫絕食而殞後十年韋理蜀不替因作生日東川盧八座中送一歌姬來未滿破瓜亦以玉簫為號觀之乃真玉簫也雲溪友議

琵琶感興 蔡持正侍兒名——嘗養一鸚䳇持正每呼琵琶即叩一響板鸚䳇傳言呼之琵琶

卒後誤觸響猶傳言呼之持正丨傷成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侯鯖録

強留歌妓

太和中有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詩太尉李逢吉留守求一見既不敢辭盛妝以往李尉與衆姬相見李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亦以疾辭遂罷坐信宿耗絶愁嘆不能已乃為詩投獻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窻暗想空相憶書幌誰憐獨苦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李但含笑曰詩大好古今詩話

遣還美人

趙嘏浙人有美妾泊計偕母不許攜行會上元節為鶴林之遊帥見之掩為已有明年嘏歸以詩感之曰寂寞堂前日已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利今日青蛾屬使君帥聞之乃遣還同上

臨老買妾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陳述古守杭東坡為倅述古令東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

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全篇多用張姓事其精切如此

因貶失姬

王晉卿貶均州姬侍盡逐有一歌者號囀春鶯色藝兩絕不知流落何許二年內徙道過許昌市旁小樓聞泣聲晉卿問乃囀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客有足成章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云云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囀沁園花西清詩話

挈妾南遷

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過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大女維摩應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

舊姻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蘇子瞻朝雲詩

置妾南歸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

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定國歌兒名柔奴姓宇文氏家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家鄉因為綴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家鄉東皐雜録

詩戲歌姬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數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甚偉豪特所鍾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避齋覽

詩贈寵姬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尊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詩

詠小桃陳述古有小妓東坡答詩曰小桃破萼未勝春不見房中第一人聞道使君歸去後舞衫歌扇

想生塵

坡詩

詩諷雲英李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東坡有詩云怪君一身都是德近之清潤淪肌骨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藍橋見傾國

穠李四絃王晉卿有二女奴名一一昭華黄魯直改竹夫人為青奴有詩云穠李四絃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床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夜凉山谷

倩桃二詩寇萊公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闋贈之束綾侍兒一一自内窺之作一一主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抛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婢妾

事類奚人｜三百｜注今官婢也周禮　甲人腐木不可以為柱｜｜不可以為主漢書　副妾泉邱人有子奔僖子僖子使助薳氏之簉注薳氏之女為僖子｜｜故納泉邱之女以副助之左昭公

傅婢為｜｜所毒注謂傅相其衣服衽席之事王吉傳　衾裯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抱｜與｜寔命不猶詩　箕箒願為｜｜妾漢紀　進御妾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於君禮　卜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同上　家僮萬人呂不韋｜｜｜｜師古曰婢妾之總稱　女子百數張蒼長八尺餘免相復口中無齒食乳｜｜為乳母妻妾以｜｜｜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僵覆毒酒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主父還恐覺之為

毒藥使媵婢進之婢私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之弟聞之直以告主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主父乃厚幣嫁之列女傳

故翻肉羮

劉寬性簡略夫人欲試寬意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羮翻污朝衣婢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羮爛汝手東觀漢記

没身贖父

漢太倉公淳于公將刑少女上書請||爲官婢以||罪漢書

挺身代主

會稽翟素遺賊欲犯之臨以白及素婢名青青乞代素賊殺素後欲犯青青青青不許復殺之列女傳

家婢讀書

鄭元||奴||皆||一婢不稱旨使人拽着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胡婢善射

金禕為郡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於許都禕與必善必見禕有||||必常請之從後也三輔決錄

賣妾求名

漢王莽成帝時折節為恭儉敢為激發之行嘗私買侍婢昆弟頗聞知莽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納妾報恩 楊晟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擿使亡去昌符死晟得妾周母事之周請為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

給二侍女 漢尚書郎入直給以侍使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通典

遣一嬖婢 祖訥字士言貧常自炊爨養母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一婢辟為從事中郎人戲曰奴價倍婢價訥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羊皮耶

將婢隨軍 馮緄字鴻卿時荊州監軍張敞承宦官旨而奏緄將侍婢二人戎服自隨

以婢賭馬 北齊爾朱文略豪縱不遜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丨好丨丨取之明日平秦王致請文略殺丨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遺之

使婢丸藥 見居叓類注

遣婢掌書 潞州節度使薛嵩有青衣

曰紅錦嵩遣掌牋表號內記室小名錄

侍婢殺主 漢大司空扶平侯王崇就國歲餘為｜｜所｜

舊婢告主 楊謹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謹矜從之婢入賈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慧留宮中寢侍左右帝問所從來婢奏為謹矜家所賣具言敬忠夜過謹矜坐庭中步星變夜分乃去帝怒後王琪等與李林甫作飛隙告謹矜有詔賜死

出財募士 崔寧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起瀘州寬戰切屈宣妾袁任驍勇即｜家｜十萬｜勇｜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

吹蘆感羌 後魏河間王有婢曰朝雲善｜｜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為老嫗吹蘆羌皆流涕服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蘆伽藍記

幻術得婢 郭璞至廬江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二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

數千圓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可除主人從之

釋因納妾　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大理李義府聞其美囑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為妾

子烝父妾　觀察使李耕之女奴名卻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皆欲烝之而不得遇清明中堂翫月四子各在一處待之長子遇於櫻桃花影中卻要紿之曰可於東南隅相待少頃卻要燃密炬豁扉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宿四子掩面而走

姪幸姑婢　阮咸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非之

婢欲為姦　王武子左右人嘗於閤中就婢取濟衣服婢欲姦之其人云不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呼其人終不從婢乃呼曰甲欲姦已濟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信其人曰枉不可受當訟府君於天武子經年疾困此人見形云府君當去矣

遂卒殷芸小說

婢與私通

劉禕之孫拱中或告禕之與許敬宗妾私通太后遣肅州刺史王本立鞫治以敕示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后以謂拒制使賜死于家

焚券遣歸

羅遜嘗有以婢遣之者遜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為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遜慘然為——召母歸之

質錢許贖

子厚得柳州其俗以男女——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

約期歸還

李德裕時蜀人多鬻女為人妾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

細過輒殺

張直方婢有——

失身遭辱

王瓊奴乃王郎中幼女父死失身於趙來常家為主母淩辱道出淮上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為作歌青瑣

以女遣嫁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

隣縣令結婚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至堂前熟視泣曰㓜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曰汝父何人婢曰我父兩政前令也身死家破我流落民間令詢得實以書抵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資先為求婚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奩篚以歸君子可乎許君荅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願以前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東軒筆錄

賜錢遣還　國朝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綱運失舟家貲没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盛飾不顧　司馬温公從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

公訏曰夫人出安得至此亟遣之

詩集 詩誚失婢

宅院小牆庳坊門榜帖遲舊恩暫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惟有月明知白居易

詩和失婢

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拂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却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劉禹錫和樂天誚失婢榜

嫂婢私通

晉中書令王珉與一一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其婢製白團扇歌以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奴婢復合

崔郊居漢上其姑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嘗私之既貧鬻婢于連帥于頔家給錢四十一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

郊者寫詩于座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命婢同歸至於帷幌奩匣悉為增飾之唐宋遺史

奴婢

事類

臧獲 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者被臧罪沒入官為奴婢｜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風俗通揚雄方言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張揖云壻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莊子音義方言謂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貸謂之臧笞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荀子王伯

罪隸 男子入于｜｜女子入于舂藁注謂坐盜賊則沒入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周禮

良人 鬻｜｜子女為奴婢六帖

私屬 王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今改

奴婢曰｜｜禁不得買賣也

遺奴婢 陳平結歡太尉皆陸賈之謀於是遺陸賈以奴婢百人

詔賜奴婢 宣帝｜｜大司馬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賞｜前後｜｜百七十人 漢書李大亮初破公祏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忍錄而為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咨美更賜奴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唐史姜謩子確平高昌還賜奴婢七十人

禁殺奴婢 光武詔天地之性人為貴殺奴婢者不得減其罪又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人

禁掠奴婢 光武詔吏人遭飢為青徐賊所掠賣為奴婢欲恣聽之敢拘制以掠人論○孔戣拜嶺南節度使南方鬻口為貨掠人為奴婢戕噬為之禁親吏得嬰兒于道收育之戕論以死由是閭里相約不敢犯

諫市奴婢 張廷珪會詔市荊益奴婢廷珪上書曰荊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姦豪掠賣一入於官永無脫期南北

異宜必至生疾此有損無益也

原縱奴婢 唐宗室復珍衰州刺史先是西原亂吏殺反者沒為奴婢長役之復至使訪親戚一皆||

奴婢給子 劉洪基姑病給諸子||各十五人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可以脫飢凍

童獲猶儒 趙憬位台宰而第室||||先生家

奴婢各業 唐崔覲老無子以田宅財貲分給||||為|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具酒食夫妻嘯詠相視為娛

奴婢爭財 唐扶卒||||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

奴婢相配 帝賜張志和||||各一志和配以為夫婦號漁童樵青

奴婢私通 齊張敬兒為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為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宋明帝立四方反叛敬兒為將啟帝云泰以絲助袁顗為弩弦收籍吳氏家人保身得出財貨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取所通婢以為

妾

家事當問 虜據滑臺太祖欲北伐沈慶之固諫不可丹陽君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宋書

告主有罪 郭子儀壻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張鎰奏言貞觀時有奴｜某｜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婢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脩悖亂不萌須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與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

詩集

長鬚 一奴｜｜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韓文

赤脚 小婢立我前｜｜無髻丫歐公常呼｜｜婢雨中擷園蔬東坡自遣｜｜沽村釀同上

奴隸

事類輿臺 申無宇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丨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僕臣丨又曰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臣也左傳 紀綱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

丨丨之僕同上 廝養 丨役扈丨注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公羊傳趨廝走養皮日休孟亭記 圉牧 馬有

丨牛有丨以待百事又負羈紲以從扞牧圉並左傳 騶哄 使訓羣騶知禮注丨丨唱聲也同上 趨走

丨丨給召呼宰夫 庸保 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為人丨丨匿作 廝役 張耳

陳餘其丨丨莫非天下英傑本傳論 門幹 騶皂丨丨魏司馬芝傳 監奴 愛幸丨丨注奴之監知家

務者霍光傳 沒官 裴豹隸也杜預注曰犯罪丨丨為奴左傳 賃身 申鮮虞僕賃於野注丨丨為僕

也同上 應門 內無丨丨五尺之僮李令伯表 執事 丨煩辱之丨者也六帖 家僕 與丨丨雜

居齊處也史記

家僮 卓氏富｜｜八百人

鷹犬才 ｜｜之｜爪牙可任陳琳檄

牛馬走 太史公｜｜｜注猶僕也言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

能蓄豪奴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而刁間收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終各得其力起富數千萬也注刁間｜｜｜貨殖傳

陽縛家奴 田儋｜為｜其女從少年之逞欲得殺其奴注古者殺奴婢皆告官不告者罪之

與奴分席 任安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家設食與騎奴同席而食安拔佩刀斷席別坐

責奴長鬚 王褒有奴號鬚奴嘗有辭責其鬚曰我觀人鬚長而黑鬚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附以豊頤呈以姸姿黜若主主之盎若子鬚既亂且赭槁禿瘁濁垢流離汙黴泥土無素顏可依無豊頤可恃懶髯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為子鬚者不亦難乎初學記

買奴得翁 南陽龐儉少失其父

後居閭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宰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賓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即白其母母使僕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為夫婦儉及子壓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為之語曰鑿井得銅|||||

遣奴給子

陶侃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

海山使者

陶侃家僮千餘嘗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也因而墮淚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蒼頭廬兒

蕭望之與王仲翁同薦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門東候王仲翁補大將軍出入從||||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　本傳|||||孟康注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　鮑宣傳

奴有侯

相 衛青其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媪通生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嫡母也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青嘗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望封侯

奴有士風 雄翹書為石崇蒼頭性廉直有士風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

奴知文章 郗愔字方回有蒼頭善知文章王羲之愛之每稱奴于劉惔惔問何如方回羲之曰小人耳何得比郗公惔曰不如方回故當奴耳

奴盜盃盃 柳公權凡公卿以書貺遺盖鉅萬而主藏｜或｜用嘗貯一｜｜一笥縢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

請辦喪事 盧懷謹死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自鬻以｜｜｜ 唐紀

奉養孤兒 後漢 李善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没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

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為生漁續在懷抱奉之不嘗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官悉收殺之又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及紹之誅安歎曰豈可使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奴殺其主

漢招討彭寵者封侯寵蒼頭奴子密殺寵朝廷以奴殺主不義復不可不封乃封為不義侯東觀漢記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奴以首奔竇建德建德曰｜｜｜｜｜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馬用命斬奴而返軌首

奴詐其主

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他狀投曙嶺慶免議者謂｜｜｜｜法不聽魏謩引律固爭卒論慶死

奴愛其才

蕭穎士有｜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曰非不能去｜｜｜

奴化其德

陽城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都兒｜｜｜亦方介自約

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

為奴償德 山東節度府閻陽城義者發使遣五百隷戒使者不令反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所得城知其然舉隸與之俶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以｜｜城曰非也能與我為學乎俶泣謝即教以書

為奴報讐 欒布｜｜｜於燕為家主｜｜｜也

家奴持兵 武元衡被害公卿朝以｜｜｜呵衛

廝豎預政 崔蕘為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羣盜興蕘簡脫不曉事以器韻自高委政廝豎

李奴善射 王毛仲父坐事沒為官奴生毛仲長事臨淄王王出潞州有卜守德者為人｜｜｜騎王市得之並侍左右

夷奴斫石 范文｜師父｜也以刀｜｜障如斬蘆葦後為國王林邑記

奴享長壽 并州刺史畢軌送故漢遼將軍范明反鮮卑奴年二百二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

奴有仙術

摧同休友人顧得僕過疾貧窘襪垢衣令辦酒食曰予將會村老丐道里資僕曰此固不足辦棊當營乃斫柔札哭成牛肉復汲數瓶水傾之乃旨酒也且曰某固異人

兵交名士 晉王尼字孝孫爲兵在大將軍幕府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皆與尼父將軍閣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

奴私侍兒 沈洵爲節度使———洵將戕之奴懼結牙將爲亂夜攻洵滅其家本傳

因奴入謁 柳子華爲昭應令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勢縱暴租賦未嘗入官子華———收付獄劾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

借奴明濾 竇軌戒家奴無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令斬奴

家僮上變 于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宦者梁守謙幸於帝頔用事有梁正言者與頔子敏善敏因正言厚賂守謙求頔出鎮久不報敏怨其給責所饋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棄溷中————詔捕頔吏沈壁及

他奴送御史獄

家奴告變

李崧坐奴告變族誅洪肇取其幼女以為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僕而厮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五代史

奴名谷利

谷利吳大奴也江表傳

奴名星

送窮文云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韓退之

奴名典琴

北齊王元景有｜｜｜｜啟彥錄

奴名餘地

公孫志節有蒼頭名餘地年七十二書疏風俗通

買便了約

蜀郡王子泉又字子淵以事到湔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持大杖上冢巔曰大夫｜｜｜時但約守冢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也子泉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欲決賣券云奴復曰欲使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泉曰諾券文云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泉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每日晨起洒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箒裁盂鑿井

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
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床振頭垂鉤刈芻
結葦蠟纑紋不絡住醞但釀模織履作粗黏雀張烏結
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龍後園縱魚雁鶩
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豬種薑養羊長育豚駒糞除堂
廡餧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
落桑披椶種瓜作瓠別茄披葱焚槎發芶壟集破封日
中早蓄雞鳴起春調治牛馬兼落三重舍有客至提壺
行酤汲水作餔滌盃整按披韭斷蘇切脯築肉臛芋膾
魚炰鱉烹茶盡力具鋪已而蓋藏閉門塞竇餧豬縱犬
勿與鄰里爭鬬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
惟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
偶舍下有樹當栽作船下至江州下到煎主為府掾求
用錢推紡惡販樓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
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　旁蹉牽犬販鵝武陽買
荼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推護行偷入市不得夷蹲

旁卧惡言醜罵日作弓刀持入益州貿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輮截轅若殘當作俎機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壘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以歸當送乾縈二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振門拄戶上樓擊鼓持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仡仡叩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頷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王褒楊誠齋書云公之便了我之奉壹皆隨其蹟便了奉壹皆奴名

作跋奚文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乃得跋奚踹蹋離疏不利走趄頗出

屋擔足達户杷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廚
人罵怨黄子笑之曰堯牽牛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
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
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
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
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
聾子不通之則矇不可運土瞽不可當履坐而睨之小
大俱廢子如通通之則瞽者之目聾者之耳絕利一源收
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偏用智則無功有所能
乃有所不能馬呼跛奚來前善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
拔距乎能與群狙賦羊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
狡兎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閫門之内固無所事此
令將語若可為者汝無壯於行當任坐作不得碩癡自
令謹飭晨入庖舍滌鐺瀹釜料簡蔬茹留精點擶臠肉
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栽肪煮餅深注湯和糜勿
投醯鹽曰晚用薑蔥滐不欲焦旋菹不欲黄飯不欲着

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灶水沃沸鼎斟酌鄉筆生熟必
告娥爐臨食爬垢掩髮染指舐杓嘬藏懷骨事無小大
盡當鬭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拔拭蠲潔㿉題覆梳陶
瓦鬃素視在謹數兄弟為行北牡相當日中事閑浣衣
漱需器皺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梔鬱為
黃紅螺砑光挼藍杵草茅蒐橐旱漿腋粉白無不媚好
燥濕處亭熨帖坦平來往之役貸他使令牛羊下來喚
雞栖絣撑拒門關閉護草竊飯飲猫犬壅塞鼠穴凡鳥
攫肉猫觸鼎犬舐鐺鼠窺甑皆汝之罪也春蠶三卧升
簇自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絺綌錫疎
手作無有停時紾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
暑時蘊蒸扇涼簽水薰艾出蚊冰盤出蠅果生守樹果
熟守苫執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吪嘗日使殘少姆嫗
罵譏瘡痢泄嘔天寒置籠衣衾畢烘挼痒抑痛灸手摑
涑無事倚墻鞵履可作堂上聽呼傳聲伐諾截長續短
凫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能之否跛

奚對曰我跌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黄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手皆應曰然無不滿意山谷

以錢惠奴

張文定公齊賢為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為宰相厮役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寸禄乘間泣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乎我懐之三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令與汝錢三百千不可復留奴拜謝而去倦遊録

以金付僕

程明道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自潭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什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請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行狀

奴報舊主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兵以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

坐貶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遠追哭送之防者過之遠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晏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晏感恚自死旁無家人遠使毋守其屍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晏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遠賤隷也非知有古人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於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晏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視之猶懼其禍之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卹賑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涑水記聞

詩集詩示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梟梟細泉分郡人入夜靜餘湿豎子尋源獨不聞病渴

三更回白首傳聲一註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杜甫示獠奴阿段詩

述余成

役者余成忠信不貳鄙事八年未嘗見其過其畏得而好德畏不時而慎罰躬行而心安樂問其部伍蓋自其少時至於今行年二十矣猶一日也察其私持廉甚謹而遠名吾嘗與僚友論其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本强而厚於德如第五公胡威未能遠過此也其人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作詩以識愧云丹籍生涯無列鼎白頭忠信可專城自非車騎將軍勢愧使王尼常作兵黄山谷